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鄭怡世 博士

在死胡同裡找不到出路的覺解、再覺解

Find the way out from dead end

研究生：許宸耀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鄭怡世 博士

在死胡同裡找不到出路的覺解、再覺解

Find the way out from dead end



研究生：許宸耀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鄭怡世 博士

在死胡同裡找不到出路的覺解、再覺解

Find the way out from dead end

研究生：許宸耀

中華民國一〇五年六月

東海大學社會工作學系碩士班

研究生 許宸耀 碩士學位論文

在死胡同裡找不到出路的覺解、再覺解

業經審查及口試合格

論文審查及口試委員

指導教授：	鄭怡君	105年7月18日
審查教授：	成淑芬	105年6月13日
審查教授：	蔡蕃瀛	105年6月13日
系主任：	劉珠利	105年7月18日

論文摘要

這是一篇稍嫌雜亂的論文，它反映了我看似有序卻雜亂無章的生命。

曾經我以比同儕還要強烈的理性自豪著，展現著一種明辨是非、看盡細節的姿態，認為依循著這條路走將會是生命的極致，卻在自我敘說的書寫中撞得頭破血流。本來以為有序的自己透過自我敘說的鏡子下顯得破碎斷裂。

生命只有在看見生命的時候才開始。

自我敘說讓我看見了自己破碎的生命與斷裂的關係，它讓我有機會追尋破碎的源頭，拾起那些碎削重新溫養著還活在過去、遍體鱗傷的自己。也許這就叫做自我療癒。

我的自我敘說就是在療癒自己；為什麼要寫自我敘說？因為我想救自己。

關鍵字：自我敘說、關係、斷裂、社會工作

Abstract

This thesis reflects my life which seems to be in order but actually is in a mess.

I used to take pride in paying attention to details in life and telling right from wrong rationally. Following this way of living, I consider my life to be complete. However, I slumped to devastating defeat when I wrote the self-narrative. My orderly self became scattered and smashed through the mirror of self-narrative.

Only when life sees itself does it begin.

Self-narrative enables me to look at my fragmented life and broken relationship. It provides opportunities for me to understand the reasons for my crumbled life, pick up the pieces of my life, and maintain myself who lives in the past black and blue. Perhaps this is called self-healing.

My self-narrative is about healing myself. Why do I write self-narrative? It is because I want to save myself.

Keywords : Self-Narrative, Relationship, Rupture, Socialwork

致謝

要感謝的人太多了，就感謝天吧。——打從讀了陳之藩的《謝天》之後就一直很想在某個場合中使用這句話，當然是用來搞笑。

到了現在真正有機會寫謝誌的時候才發現腦袋裡一片空白，曾經在生命中下痕跡的人並不如我想像中的那少，也許跟在寫這篇論文的時候沒有直接的關係，但他們卻不斷地穿梭在生命的剪影中。

感謝**怡世老師**對我的開放與接納，他讓我看到一種真正面對知識的態度——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也感謝**小陶老師**和**虹飛老師**在口試時給我的強硬與壓迫，他們讓我真真切切的體會了一回「失敗的邊緣」，這是一個非常寶貴且實在的經驗與感覺。更要感謝**培元**在書寫上的指引與建議，以及十幾年前在他論文裡留下的那一行字，終於在最後關頭讓我稍微理解了什麼是自我敘說。

謝謝**光頭**時不時陪我聊天打屁，一起用惡毒的話挖苦那些和我們意識形態和不來的人(笑)。感謝**企鵝**陪我打電動、看電影，讓我不至於在論文寫不完的壓力中絕望放棄。謝謝**Pak Chai**，你是我第一個外國友人更是我第一次突破自己生命時遇到的貴人，你的攝影態度與哲學深深地影響了我。感謝**德浩、柏蓁、仙貝、雞哥、雪意、浩然主任**，你們在我生命各種片段中留下來的痕跡與幫助，你們對我的協助已經化作「感覺」永遠的留在我心中。感謝**暖心工坊**的夥伴，**統芳、桐旭**聽我述說親子關係與衝突，並且也願意給予自己的生命經驗作為回應。

最後要感謝我的爸媽，雖然一度以為你們在我的生命中占的份量不多，甚至給我帶來壓迫與傷害。在書寫中才重新看到你們身為「人」以及為人父母的一面，讓我更能同理只要是人就會處在不同的困中掙扎。謝謝你們走過的生命以及給我的生命。最後謝謝老弟迅速的幫我弄好英文摘要，讓我在手續的最後一週不用焦頭爛額。

感謝所有發生過的一切事情。只有感謝。

宸耀于草屯家中 August,8 2016

目錄

第一章 我的困惑.....	1
第一節 在社團感覺到的壓迫.....	1
(一) 還算充實的社團生活.....	1
(二) 突如其來的壓迫.....	2
第二節 為什麼學生不關心將來會面臨的壓迫？.....	4
(一) 沒人要來的講座.....	4
(二) 和培元的相遇：將壓迫聚焦於教育型態.....	5
第三節 實習經驗的書寫.....	6
(一) 一場意外.....	6
(二) 忽然失去思考的能力.....	7
(三) 實習經驗的書寫.....	9
(四) 脫出環境的牢籠.....	14
第二章 我的家庭經驗.....	16
第一節 書寫家庭經驗的契機.....	16
第二節 我的家庭生活.....	17
(一) 贏在起跑點.....	17

(二) 沒人聽我說話	21
(三) 曾經也嘗試修復關係	22
第三章 重新描寫媽媽的故事，以及找到與要媽媽和解的意義	29
第一節 為什麼有這一章	29
(一) 來自口委的要求	29
(二) 書寫的選擇	30
第二節 媽媽的故事	32
(一) 老家生活：無憂無慮的小姐生活	32
(二) 轉折點：家道中落	33
(三) 夫家生活：擁有一個家但還是感覺委屈	35
(四) 孩子：擔心不完的事情	37
(五) 人生的責任	39
第三節 我在故事上看見的媽媽	40
(一) 看見在家庭關係上，媽的「給不了」	40
(二) 為了改變親子關係作的準備	47
斷章	54
第四章 被帶動起來的嘗試	56

第一節 莽撞的嘗試.....	56
(一) 香港、鳳林·天上會下糖果的想像.....	56
(二) 花蓮工作隊·發現自己根本「待不住」.....	59
(三) 尋找「不當外來者」的方法·卻越試越錯.....	62
第五章 似乎看見了答案·原來「活著」才有可能是開端.....	68
第一節 我還是站在外面進不去.....	68
(一) 自己所習慣的理性行為模式在相處上帶來的匱乏.....	68
(二) 嘗試拋開理性的對話：共同記事本的發想.....	69
(三) 是方法上的失敗還是其實我不想接近他們？.....	71
第二節 終於找到「在」的感覺·它是多麼的舒服、自在.....	72
(一) 方法·打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	72
(二) 本質與外力·這是個假議題.....	74
(三) 因為存在·所以才有關係.....	75
第六章 暫時的結束.....	77
(一) 敘說也許是回憶的整理.....	77
(二) 敘說也許是事件意義的再理解.....	78
(三) 敘說也許是對自己的同理.....	79

（四）所以自我敘說到底是什麼？	80
（五）我為什麼要寫自我敘說	81
參考文獻	82

第一章 我的困惑

一直以來我困惑於一個狀態，這個狀態使我好像什麼都不能做，不能接觸喜歡的東西、無法培養真正的興趣、無法交出有貢獻成績，看到別人能夠將竹筷削成劍、把橡皮擦雕刻成坦克車、用隨手可得的原子筆和空白紙就能完成一幅精美的圖畫時，除了讚嘆就是感覺到自己滿滿的無能。所有的問題都能濃縮成一個核心：為什麼自己無法過著有意義的生活。每天似乎都是行屍走肉的在過活，即使在電玩與 ACG 的世界裡獲得短暫的充實，一旦從中清醒就能看到巨大的空虛感席捲而來，坐在電腦前體會著一絲絲對於時間流逝的悔恨，看著一些有意思的活動宣傳卻只能告訴自己存在著重重阻礙，而最後只能放棄參與。

讀大學之前早就厭煩了每天 8 節課，在課堂讀著考試用的課本、聽著只對完成試題有用的重點整理，期待著大學裡的教學活動應該是充滿意義的田野調查、同儕間良性的知識的辯論以及對於親手操作某項專業的憧憬。然而進了大學卻發現除了課變少、不用白天無時無刻都待在教室裡之外其他什麼都沒變，課本依然是考試用的課本，老師依然是抓著重點整理的老師。躍上了一個階段，生活的樣態根本也沒有什麼樣的改變。

第一節 在社團感覺到的壓迫

(一) 還算充實的社團生活

雖然白天的生活依舊一如往常，不過夜晚的生活則有了些變化，社團活動提供了心靈的新去處。秉持著「進了社工系就參加點與服務有關的活動」的想法，實際上卻是「不知道能參加什麼社團只好隨便挑個比較安心的加入」的狀態加入了社會服務團。這個社團當時有 22 年的傳統，每年寒暑假都會到教學優先區的小學進行 10 天的營隊活動，固定每週三晚上 3 個小時我們都會集合在校長室前面團練，大多數的時間在練習出隊表演用的舞蹈，偶爾也會進行一些過去曾經沒碰過的器材與教學，例如怎麼拆裝及使用瓦斯飯鍋、快速爐、探照燈等，此外在排定好的時間——可能是兩週一次——進行出隊活動

教案的討論與修正，另外還有做大型器材、海報、活動用具等。可以這麼說，社團活動滿足了高中時期對「有意義的生活」的期待，那個時候幾乎將晚上的時間全部投入到社團生活中的我，在有制度的學習中學會了有效開會的秩序流程、一環扣一環的活動設計，這兩年在社團裡的生活強化並完善了我的理性思考邏輯，面對任何事情都習慣在簡單定義之後便開始將完整的事件依序的拆解成小單位再定義，這幾乎成為了我唯一的分析習慣與方法。

除了完善理性工具外，社團的生活也填補了我心靈上的缺失。身為一個內向到幾乎接近社交障礙的人，三年的高中生活只交了兩個朋友，而緊湊的社團活動中不過才半年的時間就和一群人有了「我們是一群人」的感覺，我能在裡頭和大夥高聲歌唱、甚至能甩動臃腫的身軀盡情熱舞。宿舍的室友說我都把時間花在社團上，他們沒看到的是我需要把時間花在社團裡。我仰賴著社團提供的生活目標以及人際依賴施展著自己的能力，當下沒有這種覺知，只是單純的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待下去的好地方，每次活動結束後也都依依不捨的離去。但是，轉變來得很快…

(二) 突如其來的壓迫

二年級的時候社團舉辦了公演活動，除了每週既定的活動時間之外所有的隊員都需要額外找時間出來練習公演的項目，幾乎每天我們都要在夜晚的校園裡練習，趕著每週 1~2 次的驗收。每個人都討厭驗收，就過去的經驗我們知道驗收只是被顧問¹嚴厲批評的場合，也許可以獲得盲點的指導，但是感受到更多的是不滿與委屈，還有熬夜的精神疲憊。

社團幹部對公演的指示也令部分的團員不滿，在社團大會中團長要求每個非顧問的成員都必須參與到公演的表演之中，若有不願意的就「不勉強他留在這個社團中、也歡迎之後他再次加入」。這樣大型的表演、會影響到 5、60 位團員近一學期的時間安排，從決策起就是由 10 多位團幹在不知道什麼時候的會議中決定，並且在一次團員大會中就宣告了這個消息，沒有問過我

¹ 完整參加過 3 個學期的出隊活動的團員，在第 4 學期後便會升格為顧問。顧問一般不參與隊員的活動，統一的說法是要讓隊員從經驗中學習，顧問是提供口頭提醒與補漏的角色。在社團的傳統文化中顧問必須表現出嚴厲、不滿的態度協助隊員往更完美邁進。

們這些實際參與演出、實際被影響到未來生活規劃的人的意見，並且用粗暴的排除法脅迫大家要嘛加入、要嘛切斷在這裡建立起來的情感聯繫，並把刀丟給了這些人「自己決定」。我覺得很不公平而且有些生氣但卻捨不得就這樣離開這個地方，只能委屈地參與在每次練習之中。閒暇之際與其他的成員們聊天，我們這一組大多數的人都有著相似的感受，其中一位成員也在學期中的時候離開了社團。我努力的練習、同時也努力的抗拒練習，聽別人抱怨也抱怨給別人聽，漸漸的理出了一個「這個社團怪怪的」的想法。公演結束後大家鬆了一口氣，團幹顧問們稱讚大家「都撐過了這一場以後什麼都不怕了」，留下來的都是社團的忠心份子、是骨幹，但在我心中的不滿則是逐漸地發酵。

那年的暑假我常賴在一個老顧問「雞哥」旁邊，雞哥是大了三屆的學長，在顧問群中屬於溫和且能夠提供實際協助的一派，我們的私交不錯，時常去找他一起打電動。我把在公演過程中的疑問告訴他，為什麼團幹有權力自行決定這麼重大的事情、憑什麼他們可以用退團威脅大家一定要參與在其中、為什麼大多數的顧問都可以在完全不參與練習的情況下肆意地對隊員的成果批評謾罵，雞哥無法回答這些問題，只能給予安撫。還有一些問題我則放在心中，為什麼名稱叫社會服務團的我們，絕大多數的時間都是用來練習演戲與跳舞？為什麼每學期都要出去服務不同的國小學童，而我們卻都採用著10幾年前既定的服務模式：知識教案、大地遊戲，而沒有試著想去瞭解這些孩子的需要。這顯然是受到社工教育的影響，告訴我們必須貼近服務對象的需求才有可能使服務有效的想法。而更感到強烈疑惑的則是為什麼沒有人想到這些問題？後來面臨了感情的挫折，帶著疑問，並以「加入系學會抽不出時間」為由淡出了社團。

後來雖然同隊的一些學弟在升了顧問之後跑來說認同我之前的那些提問，並且想要自己來搞一個不一樣的出隊活動希望我能一同加入，在我同樣以「系學會很忙抽不出時間」婉拒之後，他們仍邀請我擔任他們的「顧問」，協助檢視他們的籌備，在盛情難卻之下我同意了這個邀請。但在幾次討論之後卻發現與其是檢討過去社團中那套服務的方法，他們真正渴望的是在沒有「顧問」壓制下全然自主的出隊活動，什麼叫真正的服務或是需求不是他們在意的東西。看懂了之後也差不多到了實際出隊的時間，結束了我的短暫顧問生涯。而這些沒有得到解答的問題仍環繞在心中揮之不去。

第二節 為什麼學生不關心將來會面臨的壓迫？

(一) 沒人要來的講座

三年級加入了系學會，之前在社團的疑惑用不同的形式出現在系學會的活動中。我與兩位同學：秋秋與光頭獲邀擔任活動股長，在學期初進行了一番討論認為應該替系上的學生拓展狹隘的學習經驗，特別是在未來進入職場後真正可能面臨到的議題與困難情境，我們認為這是目前學校教育所缺乏的。因此 9 月的時候規劃一場名為「如何在理性的評估與感性的同理間取得平衡」的講座，講座的内容主要是討論面對服務對象時可能會遭遇的兩難困境，邀請的講者是擔任系上實習老師同時也是榮總社工師的寶愛老師。在我們看來，醫院一個非常理性操作的職場，在裡面需要以感性的態度面對服務對象的社工師會是這個主題最好的講者。這場講座非常成功，參與的同學眾多、會後的回饋反應也良好，受到鼓舞的我們開始著手第二場次的活動安排。

第二場的活動希望主題能夠更貼近社工系的學生們，但沒有職場經驗的我們卻難以辨別到底現在的社工在職場上都遇到了什麼樣的問題。一個下午在走廊上遇到了助教蔡培元，聽了我們的想法他建議了「社工員在職場中面臨薪水回捐的狀況」做講座的主題。他告訴我們社工員在職場中出現一個狀況，組織以社工的名義向政府申請人事補助做為薪資，在莫名其妙七除八扣之後還會被組織強迫簽收一張「捐款單」，證明實際薪資與理論薪資的差額是社工「自願」捐回給機構的。聽到這個我大感危機，居然有這種嚴重不公不義的情況發生，而且就在我們畢業進入職場之後。我們決定為大家帶來這個警訊，如果不是遇到培元可能連我們自己都會在工作之後才會看到這種爛事發生在自己身上，不如就趁早發現趁早警覺，找更有經驗的前輩來為我們解答如何避免遇到與解決這種事情。這次的講座會前已經先預估了參與的人數不會如上一場次熱烈，畢竟這個議題從未出現在學校教育的脈絡中，但我們依舊相信多少還是會有一些人前來參與，畢竟這不僅與社工學生的未來切身相關、是生計問題，更是課本裡強調社工應共同爭取群眾應有的權益與福祉的問題。然而，儘管不得不採取交情相逼的方式邀請、懇求同學們報名、出席，最終來到會場的只有一名學弟。

到底是什麼原因讓整個系上將近 99%的學生都對這個議題沒興趣呢？難

道同學們完全沒有意識幾年後畢業進到職場將會遭遇被迫回捐的危機嗎？還是他們不認為這是社會工作應該踏足的領域？「為什麼學生自己都沒有想到？」、「為什麼系上的老師們都不支持學生瞭解這方面的問題？」²」這類的疑問也埋在了心中。

(二) 和培元的相遇：將壓迫聚焦於教育型態

四年級方案實習讓我有更多機會出現在系辦公室，在借教室、電腦之餘逐漸與培元熟落了起來。培元喜歡誘導學生和他對話，我在對話中慢慢的將自己在社團的經驗與疑問重新提了出來，回捐議題講座發生的困惑也開始浮現。不知道是他真正同理了我的疑問或是他有意的引導，我們談論的方向逐漸往著「社會工作教育」這個方向走去。

社會工作教育怎麼了？在我們談話的內容中大概分成幾個問題：什麼是社會工作、什麼樣子才叫在做社會工作、為什麼學校教育沒辦法教我們真正的社會工作。那時候沒有特別為這些談話做記錄卻記得自己將學生與老師對立了起來，學生如我在原本理應接受真理的教育環境中得不到對知識真正的理解，教師理應提供實在、有用的知識，卻在教學現場中服膺大環境的壓力，選擇性的提供了虛假的、與世界脫軌的表面知識。這種二元對立的理解帶給我的的是對教育者的敵意，以及另一個毫無根基的跳躍試演繹：學生的主體被以教師做為執行者的教育體系給壓迫了。

為什麼說是「毫無根基的跳躍試演繹」？「學生的主體被以教師做為執行者的教育體系給壓迫了」這段話裡有著許多不明就裡的名詞，什麼是主體？什麼是學生的主體？教育體系是怎麼樣一個東西、怎麼運作著？壓迫又是什麼？這和培元聊天的許多內容中這些名詞不斷的出現，在自以為瞭解的情況下從對話中把這些詞取了出來進行組合，它不是一個帶有經驗反思的理解，而是代表著情緒——來自過去壓抑生活的累積、來自社團公演練習時感受到不公平與被迫的憤怒與委屈、也來自第二次講座的困惑與不解。帶著它我從

² 講座前的宣傳動為了達到最大宣傳效果都會選擇入班宣傳，進入班前都會先與該堂課的老師聯繫取得允許後，趁著下課前五分鐘同學都還在位置上的時候進行，因此大部分的老師都知道我講座的主題是什麼。然而整個系上當時只有王篤強老師主動願意用額外加分的方式鼓勵同學參與這次的活動，這場唯一來聽講的學弟也是篤強老師班上的學生。

大學部畢業，透過入學考試進入了研究所。

上了研究所意味著有機會延續著和培元討論有關社工系學生教育的問題。然而雖然說是對話，但實質上這些討論——包含針對某些老師看似開明實際上卻是非常的封閉自己的知識系統、某些老師號稱學術專業為解放的學派，一舉一動卻都展現著父權的傳統——卻被我安放在學生 vs 老師的二元分類中，不斷的增強這個對立的系統。在這個系統中學生本來可以學的很充實、做得很真實，卻被這些老師們引入虛假的表象世界中，對看似和平的世界深信不疑，抱著考試用的學問裝作學識淵博。是的，逐漸中我也將身旁不願一起做批判的、堅信社工考試能帶來美好未來的同學們一個個打入敵對的那一方。對於敵方的厭惡感甚至使我在某些時候恥之與之為伍，即使這種厭惡感絕大多數是臆測出來的。

懷著這種厭惡感面臨了選擇論文題目的問題。帶著對教學環境的厭惡感，我與指導教授怡世老師討論了未來論文的研究方向，二元對立的分類讓我可以清晰的用理性語言說明「觀察到的」社工系學生的教學現況裡學生是多麼的被「壓抑」，希望透過質性的研究將壓迫學生主體性的系統給梳理清楚。老師同意了這個的方向，並依照實際的狀況陪同我聚焦、縮小範圍，最後把研究的主題定點在「社工系實習生的實習教育」，而在信任地放我動手去做的同時也盡可能地提供相關的支持，其中最大的支持就是下一節所要述說的重點。

第三節 實習經驗的書寫

(一) 一場意外

碩一那年系上忽然緊密地舉辦了各種的研討會，有一場特別針對社會工作的實習教育開了一整天的專題討論。怡世老師知道這跟我的研究方向基本上是重疊的，便詢問我有否意願與他合寫一篇文章在這次的研討會中發表。初次討論這件事的時候老師提議由我提供經驗文本、他負責整理文獻。過去總是認為文章是由文獻堆疊出來的，研究內容脫不了文獻的歸納與演繹，「實際經驗」的功能就是用來貼合這些文獻，用文獻來說明經驗到底是發生了什

麼事。所以在那個時候我認為自己的任務不過是給出 1000-2500 字左右的經驗文本，再協助一些整理文獻的打雜工作即可。然而途中一件意外卻打亂了這個想像。

某天老師運動時不慎滑倒，送醫後檢查有輕微的腦震盪與一些損傷需要靜養一段時間。這下可好，雖然當初說是共同發表，也已經寫了一些東西先給他看過，但卻未與老師有進一步的討論，到底要寫什麼、怎麼寫、要用哪些資料根本毫無頭緒。情況變的完全不同讓我感到退卻，心想反正這是老師提議的事情現在他無法進行下去，那麼取消掉也是很合理的吧？就在猶豫不決的時候我向培元尋求意見，似乎只要他也同意取消就能心安理得地放棄。然而他給的建議卻是「繼續寫吧」，如此也只能硬著頭皮繼續把大學時候的實習回憶盡可能的描繪出來，然而這些只是回憶的描述，雜亂無章不說，連自己都不想看這種流水帳，持續悲觀的抱持著無法完成的想法。

(二) 忽然失去思考的能力

造成流水記帳的狀況除了沒有相關的書寫經驗無從整理之外，更早之前發生的一件事更是影響了我的思考能力。小柏是大學時候的同學，畢業後透過請她協助拍攝研討會開場影片的機會逐漸熟識起來，在對社會工作教育有著相似的疑問下透過這些話題慢慢的熟稔起來。我缺乏社交技巧、甚至沒有關心他人狀況的意識，在社團能夠交到這麼多朋友幾乎全賴大家的主動與包容，在社團的那些日子沒能耳濡目染的習得這些能力或特質，多數的時候仰賴的還是單方面對情感關係的索求。做為噓寒問暖的替代，我習慣用「解決問題」的形式表達對他人的重視，也就是聚焦、分析、提出解決方法。記得有一次社團的學弟跑來找我說：「學長，我不知道該怎麼辦，課很多不知道該怎麼選擇。」很快的我就進入了狀況：「現在哪些課是會互卡時間的？」、「你對哪方面會比較感興趣？」、「不知道喔？沒關係，我這有一個測試量表可以測你的興趣取向」...。記得整個話題結束後，學弟並無表現出獲得滿意解答、或是有點方向了的神情，反而是有點困惑。那時候只覺得是自己功夫不到家、讓他失望了，現在想起來，也許我根本沒有真正同理他、甚至連聽他「真正的聲音」都做不到。而這就是我所習慣的說話方式。

回到前提，那天和小柏在網路上聊天，具體聊什麼已經忘了，但是記得講

到一半的時候我忽然「悟」了，對她說：「我發現我好像都在分析妳，這樣感覺怪怪的」，她回應：「對阿我也覺得有點不舒服，我幹嘛要給你分析阿」。也許是那陣子對於「尊重」這個價值想的比較久所以有這種反應吧？我有種道德潔癖，當認定某種價值時會抗拒做出違背該價值的行為，確認了小柏因為我「分析」而感到不受尊重的狀況時便開始抗拒「分析」這個行為。但「分析」對我的意義不只是工具，它已經成為思考的方法、看世界的方式、甚至成為一種說話的模式，可以說不再分析後我連話都不會講了。老師出意外的時候我正處於這個狀態之中。

對於接下來該怎麼做心理沒譜，只是一直寫一直寫，拼命的想把過去的記憶一點一點地都榨出來，但卻越寫越心虛，把這個狀況告訴培元他卻說「你就寫，會在裡面看到東西的」。一天，為了想在這些記憶文字中「看到」什麼東西，在桌前隨手翻著印出來的紙張看到了一段文字：

每天早上 8 點前要進到學校，午餐和小朋友一起吃，由機構提供素食，這是機構本身的宗教信仰的影響(由上游宗教團體成立的機構)，下午掃地後還有一頓點心，由附近的麵包店免費提供隔夜麵包，有時候會發霉，五點半下班，一天 9 小時算 8 小時的時數。而我每天的作息依照這個時間順序排的話，7 點 50 分到附近的便利商店買早餐進到學校，在實習生那間吃完就到教室和小朋友一起「上課」，除了午睡以外基本上都和他們在一起。禮拜 4、5 各有兩個個案會談，禮拜 5 有二堂課程輔導與一堂生命教育的課要上。

「9 個小時算 8 個小時的時數」這行字讓我與大三時的「回捐」議題連了起來。回捐是機構對員工的剝奪，運用不對等的權力奪取原本屬於勞動者的勞動成果，這行字似乎應對了那時對於回捐的理解。我興沖沖的來到系辦跟培元分享這個發現，並想從他口中獲得讚賞。聽完之後他慢條斯理的對我抽絲剝繭起來，用典型的勞動過程來看，工人透過勞力與生產資料生產出產品，薪資基本體現產品(被剝奪剩餘價值後)的價值。但在社會工作的現場裡很難去界定什麼是勞動資料什麼是產品，家具廠工人的生產資料很明確是木材，產品是各式木製家具，但社工呢？在這種情況下可以儘可能地將社工的工作對比為古典勞動過程，就是把在服務過程中的每一個元素都當成「物」。物沒有主體性、沒有權力，物屬於操作者。在如此理解機構將我的實習時數「剝奪」的同時，實習的時間成為一種「區段」，在區段內我全然屬於機構、只有在範圍外(午休時間)才能屬於自己，然而因為在範圍外還是會接觸實習的內容(服務對象會來找)，所以這段時間本質上又成了範圍內，我「被迫」屬於機構。這整個理解過程裡，我將自己物化成為機構的所屬物、也將服務

對象視為勞動中的勞動資料。培元用自己過去的經驗舉了個例子，在腦麻協會時有很多家長都會用中午休息的時間來諮詢問題，他來者不拒，他不認為這只是單純的「工作」更是人與人的交流。對他來說，這些家長不只是服務對象也是朋友，交流的內容不只是協助他們解決問題更是傾聽他們痛苦與喜悅。他提醒我，社工要注意的是你要思考自己到底是不是跟人一起工作。

聽了他的分析後感到又沮喪又喜悅，沮喪的是號稱想要學會真正社會工作的自己卻不自覺的帶著被自己所敵視框架，而培元對「我」作了這個精彩的分析讓我看見了書寫的可行性。此前因為小柏的反應造成自己內心的枷鎖，在培元分析了「我」之後消失不見，因為談話過程中我並沒有因為他的分析感到不快、更因為他的分析看到了自己的盲點而感到興奮，與培元的一席話成了之後這份文章的書寫示範。

(三) 實習經驗的書寫

有了分析的範例之後開始思考要以什麼樣的角度切入這些資料，我的困惑是什麼？是什麼引導了自己坐在電腦前準備對這些文字動刀？「學生」這個詞浮現了上來。為什麼會如此執著於學生是因為打從有記憶以來唯一扮演的社會角色就是「學生」，國家的體制、父母的期待以及家庭所提供的經濟條件令我沒有離開學生這條路半步，生活經驗裡除了白日的上課之外夜晚的時間配給了國小補習、國中住校、大學外宿，在這些時空裡依舊是站在學生的位置上生活，學生佔據了大半的人生，以致於唯一認同的角色就是學生。所以也就認為大多數人生的問題都出現在學生的角色所互動的場域內。對應於自己的困境，「學生主體性的消失」就成為了扛棒抬了出來，因此選擇了從學生的角度切入進行資料的分析。

大學機構實習的經驗不好，但也不算糟，要挑總是能看到毛病。回頭看這兩個月的生活，大致上能將實習區分成三個狀態：一、「實習的過程塑造了單一價值的框架」；二、「實習裡存在著某種固定的權力流動方式」；三、「在實習裡我將自己帶往非人性關係的實踐」。

一. 實習的過程塑造了單一價值的框架

回顧經驗，記憶中實習的過程，從認識實習、選擇機構到進入實習都有著一個緊緊的框架告訴我什麼是實習，透過教學的內容、行政的過程以及實習現場中教學者的言談行動實踐著這個框架。在框架底下至少有兩個目的是直接被關注的——「實習的空間」以及「實習的目的」。最初對實習的印象是技職學校的實習，在職場內實際操作、練習將來從事這個工作時會運用的技能，所以實習是跟未來的就業緊扣在一起的。我將這個概念同樣用在理解社會工作的實習，認為實習是進入職場前的準備。同樣，實習現場裡的教學者也在強化著這個概念。第一次團督時，督導以過去優秀的實習生現在能在機構中獲得一份工作這件事，拿出來激勵我們 10 位實習生。在實習單位取得未來工作的機會就是對實習生最大的肯定，聽到督導這番話，心中確實激起了熱情想將自己最好的狀況表現出來。這類的話語不僅在實習現場中聽到，在學校裡與同儕老師的互動中也常聽聞與討論「某學長姐畢業後就到實習機構去工作了」的消息。確實的，實習本身就帶著培訓技能、學以致用的傳統，但在特定目標（就業率、口碑）之下這個傳統被不斷放大並排擠了其他的可能性。

另外，在實習與就業強烈的因果連結下，對比著社會的常態情況，實習的空間就被認為是只能在「機構裡」進行。機構內部環境、機構資源、機構地理資源、機構的印象、機構的工作人員...etc，這些都是實習一時老師教我們觀察的「重點」。系上也提供了一整套的行政資源與服務方便同學做實習選擇，一張清單上羅列了全台北中南東大小機構，有著系上的背書以及對未知的恐懼，自然就依循著這張指南進行選擇。當我在這個脈絡中選擇時卻也是侷限了對社會工作可能的想像，在機構裡實習是將社工限縮為一種職業、一種技藝與方法，而理想中希望大學教育帶給學生的人文發展、基進社工的價值內涵則透過這個過程被排擠到邊緣地帶。

「實習的空間」以及「實習的目的」被定格，兩者的內涵推動我依循著職場就業的價值目標找尋實習機構。三個主要的思考重點在找機構的過程中尤為重要：嚴謹的機構、與未來就業的相關經驗，以及更多的備案。這些都很容易理解，就是建立自己未來的競爭優勢以及退路，「相互競爭」做為主要的價值也在這個過程中體現出來。那時我的第一志願是地檢署青

少年觀護工作，同班的阿寶同樣填了這個志願，後來在校成績優異的他順利出線取得機構的實習資格。在接到通知時面對擺出一副笑臉恭賀與祝福的對方時，內心酸醋味與挫敗感油然而生，在後悔應該多認真讀書的懊悔中繼續瀏覽著清單。

實習是什麼？實習的目的又是什麼？在大學的經驗中我看見的是一個有著穩固價值與目的的框架將我們變成框架想要的樣子。本來這篇實習的書寫是帶著情緒在抨擊系上對社工職業化想像的路線，卻在書寫完成自以為跳出職業化想像的圈圈後發生一件自己也覺得羞恥的事。因為在原來的學校念研究所跟以前的老師都熟，老師就把我找去幫學弟妹做實習的「模擬面試」。帶著有點輕視的心情進到大教室，輕視的認為這種模擬面試依舊保持著以前框架的味道，把學生們塑造成「說大家都知道是假話卻不得不說」的人。然而在如此的場合氣氛中我居然問出了「請說服我機構要錄取你的理由」，說完還討好地看了旁邊的老師一下，得到了「讚」的評價而感到意氣風發。課程結束後，冷靜了大腦才驚覺「我怎麼會講出這種蠢話」，明明正對社會普遍、單一的競爭價值感到厭惡，但卻能順口流暢地對這種價值展開實踐，想到這內心滿是羞恥與尷尬，在一個人的房間裡滿臉通紅。

二. 實習的過程中存在某種固定的權力流動模式

權力不屬於個人擁有，權力是不斷流動的。實習的第一個禮拜總督導集合所有的實習生，交代了對實習生的要求與標準，此外也安排了大家要協助上游組織舉辦營隊的任務。看著記憶書寫的文字回憶當時的場景，大家都沒有什麼異議的接受了機構這樣的安排。這是一個佈達的場合還是個意見討論的場合呢？在這家單位實習前面試被放了鴿子，事後總督導用電話的方式表示歉意隨即在幾分鐘內確定了實習的意向後同意我到這裡實習，對於我實習的目標或期待則沒有多做討論。也許其他人在面試的時候有充分與督導討論過了吧？電話中因為趕在最後一刻確定有了實習機構，重點都只專注在機構會不會收我，其他的根本沒去注意。但即使後來在總督導宣布實習要求與標準的場合中，我也沒有想到要與他討論澄清什麼實習目的之類的東西，整個過程都這樣「流暢」地結束了，一直到兩年後書寫的當下才感覺這種「交辦」的場景似乎有些奇怪。

實習過程中我能夠施展的權力幾乎僅在挑選機構的流程，自己有權力決定想去哪個單位，相對的機構同樣也施展挑選實習生的權力，然而這兩股力量卻產生不了什麼意義。初選階段，我們將備審資料寄給單位審查，機構再將結果送回學生手上，許多人在不明白確切原因的狀況下被刷掉，我好一點，至少知道主要原因是成績不夠好。在遇到這些事之前，老師早就對我們打了一劑「適合度」的預防針：「機構沒選你不是因為你不好，而是『適合度』的問題」。但什麼是適合度？學生有辦法跟機構澄清這個問題嗎？學校的老師和實習現場的教學者口頭上都會很習慣的將「成績」排除在適合度的範圍之外，實際上大家都知道很多時候成績才是主要的指標，但是在這套機制下學生是沒有機會與機構當面澄清這些問題的。普遍的狀況是學生在「不適合」機構後所思考和行動的，不是讓自己適合機構，或是想辦法讓機構適合自己，反而是去尋找另一個能夠適合自己的地方。學習者沒有改變、機構也沒有改變，只是配對的對象改變了。雙方都行使著權力，但權力卻碰不在一起。

三. 在實習裡我將自己帶往非人性關係的實踐

我在兒童課輔的領域實習，國小學童總是精力充沛，從早到晚他們都會想辦法黏在我身邊，想要和我一起玩。受到歡迎當然感到高興，但無時無刻的都要照顧他們也會感到困擾。那時候就想明明做了 9 個小時為什麼只給 8 小時的時數？時數又不用錢！我的心中如是說。這裡我提出了一個疑問：為什麼中午同樣都是和服務對象在一起活動、是工作，但這一個小時的時間卻不能被算做實習時數。用典型勞動過程來看，我清楚地界定出勞動時間，在這段期間內勞動力是屬於雇主，所接觸的都應該是勞動資料與產品，或至少與它們相關的事物，而在不屬於勞動時間的時候，就能夠「做自己的事」、不接觸勞動資料或產品，或至少不把原來的這些東西視為勞動資料或產品，從而與勞動切割。也就是說在提出這個疑問的同時，我已經把服務對象視為我的勞動資料而非一個個的「人」。這種想法意味著我和孩子只能在特定的時間、位置產生關係，離開了這些條件我們就「沒有關係」了。

沒有關係是一種態度，我將他們隔絕在關係之外以便進行其他的處置。督導選了四個孩子讓我進行個案會談，他說「問題不大，看你能問出什麼。」，下意識地，——我馬上進入了考試狀態。這是個複選題，個案分成有問題的和沒問題的兩種，這是個案會談的練習題，所以有問題的量不會少，依據這套邏輯開始在會談中「篩選」誰有問題誰沒有問題。我的眼中看不到這些鮮活的生命，卻像品管一樣掃瞄著「跡象」。

在實習期間也遇到八八風災，社團的朋友邀我一起到信義鄉災區協助救災，本來在心理已經決定就算要用請假的方式也要過去，但在面對督導時這些心理準備都成了太陽下的融冰消失不見了。在表達想法之後督導回的第一句話是：「你有親人在那邊嗎？」當場我愣了一下，回答：「沒有阿」，然後督導就覺得說不要去。現場好像心裡有什麼東西堵著一般說不出話，只能摸摸鼻子向朋友說聲抱歉。兩年後書寫的當下回想那個時候為何覺得需要督導允許才能去？也許這跟先前想的「為什麼不能給 9 小時的時數」有關。我將實習時數看作是勞動的報酬讓自己從屬於機構，所有在實習以外的行動都得經過擁有者的同意。我將自己看做是一個沒有權力的人，主動讓自己被機構所支配著。

(四) 脫出環境的牢籠

這篇書寫是帶著情緒的書寫，最初的目的是要控訴系上越來越將社會工作職業化、專業化的傾向，而在這個過程中卻不斷感受著自己對這種大環境走向是這麼無能為力，甚至無法說服身旁的同學們專業化對社會工作未來的影響有多大。帶著孤芳自賞的狀態與默默被否定的心情以及初期的雜亂，除了和培元的討論外幾乎一個人進行這次的書寫。我在經驗中找證據，證明系上的意識型態給學生帶來傷害、培養出的人力可能會對社會造成傷害，所以不斷的在強化學生在「環境」中受到的壓迫。但這是雙面刃，不斷地強化環境的後果反而是將個體極小化、無力化，為了突顯出環境的壞處，在書寫底下我/學生反而成了不可做為的一群人。本來應該會在這樣的氛圍中自怨自艾地被大環境壓的喘不過氣，但一封信卻戲劇化的扭轉了這個結論。

培元轉寄了一封信，內容是一位學姐參與了2011年移工大遊行後的心得。信裡面寫著從大學入學開始，東海社工系展現出來的「愛」、「偉大」與理想，教導她助人技巧與公平正義使她「崇拜」著這個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學姐對系上的愛越深，卻也看到系上與宣稱公平正義的價值漸行漸遠而感到質疑。為了更看清楚真實學姐選擇讀研究所，卻在現實中發現光纖亮麗外表下的脆弱。讀到這我心有戚戚焉，想著也許學姐的心情應該是跟我一樣沈悶、無助吧！信繼續寫著，當她看到「東海社工」的牌子在遊行隊伍中升起的時候激動得眼淚幾乎都要掉出來，原來那個「東海社工」不是只會待在原地守著自己的一畝三分地，在那個當下學姐第一次看到「東海社工」與社會站在一起。這次的悸動讓她期許能夠找到自己的運動方式，慢慢地與社會連結。

這封信帶來最大的感觸是來自對內容場景的想像，我在腦海中看到一個女孩望著東海大學的牌子、雙手摀著嘴巴努力的不讓眼淚掉下來的畫面。我看到的是愛著東海社工、質疑著東海社工卻也跟東海社工站在一起的人。「站在一起」對我來說是一種震撼，回顧老是抱怨著、怨恨著環境帶來壓力的自己，我總是習慣站在旁邊當個過客，拿著菜單挑三撿四卻不肯實際和「裡面」的人一起參與改進。我看見明明想去風災災區當志工的自己，將人生的決定權奉上的同時把責任也都推給了權力者，無視自己先放棄的前提，我明白了原來自己就是造成自己感到無力的共犯，我主動服膺在他人的權力底下，然

後怨恨著世界的不公。我明白，倘若我的無力是自己參與的後果，那麼只要有意識地對行動進行改變，那麼我的世界必將有所改變。

第二章 我的家庭經驗

第一節 書寫家庭經驗的契機

輪迴就像鬼打牆，知道有塊東西堵著自己出不去但是就不明白到底是什麼東西。以學生的身份將諸事不順歸因在教育環境的僵固予以敵視並不斷強化這樣的認知，使得原本還存在教育環境裡的眾多可能性，自己一個個堵了起來，再抬頭一看，原本的高牆竟變成更令人絕望的鐵牆，然後再堵、再看、再堵、再看，覺得自己一輩子都無望離開這個沒有出口的迴圈。

一封轉寄來的信帶我離開了這個輪迴，它讓我看到是自己與環境共築了這堵牆，是自己參與了建造輪迴苦海的過程，也讓我看到離開苦海的曙光：「只要我做出了不再讓自己無力的選擇，我的世界必將有所改變」。寫完實習經驗的書寫後我向怡世老師說：「這個題目(有關學生主體性的內容)我寫不下去了，因為我已經不生氣了。」過去的憤怒來自於看不見改變的可能性的消沈與絕望，現在明白了改變的最大可能性就在自己身上，可以說是情緒一掃而空、神清氣爽，覺得自己是自身世界的主宰者能夠做任何事。

眼下有個實踐的機會。人家總說要抓住青春的尾巴，某天和朋友隨口閒聊提起環島旅遊的事情總覺得人生至少要做一次還不會對不起自己，恰好他有一段空白的時間可以利用，兩人就這麼討論起旅遊的規劃。在做出旅遊的決定時心裡揣揣的，那時還在學期中，雖然學分已經修的差不多了但還是有課，上課的是系上以嚴謹著稱的名師。這位老師散發著「師道」的氣場，即使語氣通常平易近人，同學們私底下談論時都是用「仰望」的態度，面對他更是如此。老師上的課也是有內容，所以根本沒有想過要蹺他的課。總之，咬著牙故做大方的對朋友表示蹺課什麼的不必在意，就這樣決定了旅行的時間。回家之後忐忑的心情揮之不去，腦袋裡忽然想起還在大學部的時候老師曾經講過學生有事一定要請假的事情，那個時候他似乎說了：「有事要請假是學生的責任，不然我只好記曠課。如果學生蹺課在外面出事結果一查，哇，有你的出席記錄，那老師不就倒大霉了。」想到這就覺得一聲不響的蹺掉似乎不太好，而且研究所的課程都是小班教學，與其不切實際的寄望老師會沒注意到有人不在，不如就如實的告知那天不來上課的理由，畢竟課堂是學生與

教師所共同構築的。那個時候是這麼想。

開啟 e-mail 寫了封信，簡短寫著「老師，下週的課我要去玩所以先跟您請假。」，很快的來了一封更短的信：「不準。」看到這兩個字的時候心情非常錯愕，有著被人拒絕時尷尬的感覺在螢幕前變的面紅耳赤，瞬間激起的是惱羞成怒的自我防衛告訴自己：「事先講是尊重你，而不是要得到你的允許！」本來已經提起過去不曾有的勇氣決定衝一發去環島，怎麼能讓自己又回到被人左右的狀態呢！倔強的想著決定不理會收到的回信，收拾行李出門玩去。這大概是第一次主動的去抵抗心目中的權威，我要承擔的代價除了成績之外，老師對我的看法以及同儕的關係可能都會因而有了不好的轉變，然而我還是選擇了所謂「自己決定要做的事」。幾年後重新寫下這件事情卻發現，如果權力是人類意志的延伸，那麼要中斷一個人的權力竟是如此簡單的事情，不要理他就好了。這是在感覺跳出輪迴後第一次發現自己可以「做些事情」的成功經驗。

第二節 我的家庭生活

蹺完課沒被老師刁難，感覺一切良好，我變的更自信蓬勃。研究所後常找培元聊天，話題東南西北，也曾多次談起我的家庭關係，第一次開這話題好像是他覺得怎麼在聊天的時候幾乎都沒聽我提起過自己的家人。這裡就先簡單介紹一下當時認識的我的家。

大概可以用幾個故事串出對家的印象，每個故事都有媽媽參與在其中。母親在我生命中佔了大到不可思議的份量，學生時的生活幾乎圍繞著她旋轉，不管是物質的或心理的。

(一) 贏在起跑點

一. 哥哥的房間像個異世界

母親很重視我們的教育，這個堅持來自於她過去的生活經驗。媽媽的

童年算是過著優渥的生活，家裡開著簡易加工廠又有著大片的土地和佃農，稱的上衣食無虞，閒暇無事撿個田螺餵鴨、玩水，過的無憂無慮。外婆早逝加上高中後外公生病家道中落，原本不用在乎的「書讀得不好」的問題瞬間與生計掛了勾。原本輾轉在各級政府、學校打工的她忽然面臨了要用每個月 2、3 千元的薪水生活與還債的日子，一份穩定且高薪的工作成為她最需要的東西。學習時期就已經感到吃力的英文和數學讓母親在準備公務人員考試時吃盡苦頭，這段苦痛的經歷她一直銘記在心。

為了不讓孩子經歷自己曾經的辛苦，在我們小時候她就非常的要求學習成果。為了提供好的學習環境，媽媽不惜花費找來老師在家中為哥哥進行一對一的教學，到今天都還能回憶當時的情境與感覺，門縫底下露出來的冷氣冰冷了樓梯間的地板，站在樓梯上看著門縫透著光的房間，媽媽從廚房沖了一壺茶敲了房門，隨之而來的是一股說不上來的味道。現在這個房間是給在外工作的弟弟使用，記憶中那股味道也不再出現。但在當時那扇門板與氣味讓我感覺到那是另外一個空間，像是一個未知的異世界。

二. 痛苦的英文課

幼稚園的時候校方與補習班合作，除了將教室晚上租借給英文補習班使用之外也協助招生，那時候看到傳單覺得很好玩就央求媽媽讓我報名上課。起初在教室的活動就是唱唱跳跳玩得還挺開心，不久後課程內容轉變為文法教學、悟性不高的我在全美語教學的環境裡開始變的鴨子聽雷，隨之而來的單字測驗和回家功課開始變的像惡夢一樣。此後的每週一、三、四晚上 6 點到 7 點就成了最煎熬的時間，在課堂裡只能近乎呆滯的看著老師和其他同學互動對答，感覺闖入了一個不屬於自己的空間像個旁觀者般的駐足於此，又像被格隔離在外的人。一直到小學 4 年級之前，只有每週禮拜三 7 點半到 8 點半的手作實驗班³是心靈的綠

³ 也是一個補習班，主要是補強國小自然課本裡的各種讓學生動作作實驗的課程與步驟，非常有趣。

洲。

這樣的狀況學習根本沒有成果，某次考試結束班主任看著試題本皺著眉頭好像看到什麼苦惱的事情問說：這個 the 不是這樣用的阿？at 也是。窘迫的站在她面前我也不知道該回應什麼，在課堂上聽到很多字詞前面都會加上這些介係詞，但使用的規則是什麼，在全英語解說下根本聽不懂。這是個難堪的場景，起初在上英文課時，班主任曾幾次在媽媽面前誇獎我記憶力很好、單字學得很快，似乎很看好我的英語天分，如今卻呈現這種結果。媽媽私下也試著用鼓勵的方式想要安慰我，藉著班主任的評語一直誇讚我記憶力很好，只要再努力一點一定能把英文學好。然而這樣的鼓勵在我的耳裡聽到的卻是失望的心情，她帶著善意小心翼翼的不讓我覺得自己很笨，而是歸因在後天的不夠努力。我猜也許媽媽下意識的不願意承認他的小孩沒有學習的天分，畢竟如果生出兩個孩子⁴都不會讀書可能是相當大的打擊。

三. 不斷的等待

英文課程很痛苦，國小後這個美語補習班也在外面租了一棟樓換地方上課，從這個階段開始課堂中遊戲的成分逐漸的減少，也是在這個時候發現自己上課聽不懂，參與不進去課程的現場中覺得自己是隔離在此處之外不屬於這裡。下課結束後在一樓大廳等媽媽來接，沒有很仔細去看過要等多久，平均大概是 15-20 分鐘左右才會看到家裡那台紅色的車子。其他的同學離開教室後要嘛家人已經等在門口直接離開，也很少看到其他人等超過 5 分鐘才走，所以即便是在下課之後也覺得自己很孤單、很無聊。

這樣的等待在過去的生活中是常態的，無論我人在哪裡、什麼場合、做什麼樣的事情，只要活動一結束我永遠都在出口等到最後一個才離開的人，幼稚園放學也好、小學放學也好、國中學期末搬宿舍也好，總是看著同學一個一個先走。高中的時候台灣才全面實施週休二日，某次幼

⁴ 那時候弟弟還在幼稚園，看不出來是不是讀書的料。20 年後他是我們這一輩裡最有出息的一個。

稚園週六中午放學左等又等，等到老師把我拎上車一起去和同事聚完餐之後送回到校門口又等了一陣子媽媽才出現。坐在餐廳裡，老師們集中在桌子的左邊開心的聊天，我在右邊拿著飲料想著到底什麼時候才能回家。

上了小學換了個地方繼續等，南側門左右兩旁一排尚未著色繪圖的白圍牆，一群人衝出來往右邊擠去，安親班的接送車輛分流般的輸送人潮，不到 10 分鐘原本擁擠吵鬧的地方變得像冬天大清早的廣場一樣安靜。坐在門口左邊兩人高的白圍牆下，看著零星的車輛把一個個同我一般獨自一人的孩子接送離去，最後整條紅磚人行道上就剩下一個人了。分隔島的植被阻隔了我的視線，看著自左而右的不停歇的車子真的好想趕快離開。媽媽說放學後不要亂跑，人到就馬上上車不要讓她等。聽起來「讓人等」似乎不是一件好事，小時候等待的過程中我經歷了無聊與孤獨，到了自己有移動能力後我盡可能的不讓對方需要花時間等我，而我也盡可能的抓最精準的時間抵達目的地不去等人，一直要等到換了智慧型手機之後能將自己置身在小說或聊天軟體之中，才不去在意「等人」這件事。

四. 被拒絕的放棄

上英文課幾乎成了一種生活的壓力，我曾經試著要求不要再去上課了，媽媽卻覺得怎麼可以放棄呢？學習是要持之以恆的事情，行百里者半九十，只有堅持到底的人才能得到收穫。在她的經驗中，家道中落那段時間每天下班拼了命的讀書，重新拾起高職時被她放棄的英文與數學，終於在第二次放榜時通過了公務人員考試，她的經驗成功詮釋了這些名言的正確性。而英文學不好的壓力與痛苦也讓她極力的想避免這樣的情況再次發生在自己孩子的身上，所以不能看著我和她一樣「放棄」英文。於是我被拒絕了。

我很少能夠掌握關於「學習」的事情，我頂多可以選擇進入但是不能選擇離開。英文、鋼琴、小喇叭，小時候學的三項才藝都在痛苦中渡過，甚至每每在上課前都希望老師能夠出什麼意外臨時停課，後來真的出事

了，921 那晚教小號的涂老師在地震中喪生。這些才藝的學習除了讓我體會與熟悉「心不在焉」，從未在往後的日子裡帶來什麼好處。不能選擇離開意味著無法真正完全的經歷「失敗」的經驗，我能夠清楚的感覺對英文的不懂和不愛，但是那些「天份很好只是不夠努力」的話語卻像是透明玻璃一樣將我隔絕著觸碰不到真實的世界，它不讓我的「失敗」有一個 Ending，將我框著持續的失敗著。慢慢的我學會了接受這種謊言：「我天份很好只是不夠努力」，並且內化成「我天份很好只是不想努力」，最後變成「我就是懶」。

（二）沒人聽我說話

上了國中被安排住校，那是所以升學著稱的私立名校，雖然是通過入學考試進去的課業卻還是跟不上普遍的水準。某個週末回家，媽媽在和室折衣服，坐在她旁邊我開始抱怨起住校的生活，一開始到底講什麼早已遺忘，只記得情緒越說越激動，後悔為什麼她要選這間學校，為什麼不選國小同學都念的那間？說著說著我開始哭鬧起來。也許是被我吵煩了，她忽然放下手邊的衣服大聲地說：「那好，明天就去辦轉學。」哭鬧聲瞬間停了下來，含著眼淚嘴裡嘟囔著一些連自己都聽不懂的話，後來這件事不了了之。類似這樣被中斷情緒的情境更早以前也發生過。

那是在國小的時候，一次暑假到附近的大專參加夏令營，活動的尾聲主辦方用煽情儀式挑起了在場所有小朋友的情緒，所有人幾乎都哭著鼻子感動的離開。回家的車上我想試著把過程分享給媽媽聽，用吊胃口的的方式問著：「你看我眼睛紅紅的」，問了兩次看到她板著一張臉開車看著前方完全沒有要理會意思，在前座的哥哥這才把頭伸過來冷冷的說：「你就是想要我們問你發生什麼事吧。」原本興奮的心情瞬間澆了一盆冷水，漲紅著臉尷尬的坐回後做的位置上。

回頭看這一段過去，我是這麼解讀這些經驗的：「在家裡可能沒有什麼人在意我」。原本在國小的時候不怎麼帶我們回國姓爺爺，國中時忽然變成每個週末都要回去，那時迷上網路遊戲，放假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開電腦

上網，一度有強烈依賴至成癮的狀況。不明白為什麼會變的這麼的相反，覺得媽媽都逼著我們去做她想要做的事情。回到國姓我臭著臉坐在電視機前面心情很煩躁，焦慮的算著現在浪費的多少時間、能夠練多少經驗值。手裡拿著遙控器霸佔電視，不爽著看著往來的長輩，宣示自己惡劣的心情。稍有交談對話，從我嘴巴冒出去的詞語多是冰冷的敷衍和抗拒，任何的幫忙都一概不管，在叔伯的眼裡留下了很壞的印象。這段情緒一直影響著我，高中、大學只要一回到國姓，大多呈現這種狀態。哥哥這樣評價我：「讀書讀到什麼都不懂，讀這麼多書有用嗎」。隨著這類評語進入親戚耳中，我越發的拒絕與任何人往來，總覺得每個人都是這樣批評我，他們只知道我為了打電動會跟父母鬧脾氣的人、是個花父母很多錢讀書卻不懂敬老尊前的人。心中的委屈一直說不出口，原本就想在家好好的玩電腦，為什麼要逼我去做不喜歡的事情，又要怪我發脾氣又要怪我不懂事，都把我當壞人。那時我不明白課業給我多大的壓力，只知道在網路遊戲的世界裡很快樂，但他們卻要剝奪我的快樂，再幫我貼上一個惡劣的標記。

心中委屈說不出內化成恨意，恨父母、恨兄弟、恨叔伯、恨家庭，然而當時我的世界就是這些事物所構成，所以我恨上了整個世界。我的思想開始極端，有意識的在道德規範中尋找私利的一面，漸漸的在同儕與師長眼中我成了「很有想法的人」，上了大學甚至成了「有批判精神的人」，但這些並非來自對未來美好的期待，而是來自內心的憎恨對世界發出的不屑。

(三) 曾經也嘗試修復關係

一. 下意識的嘗試

和培元聊天實有聊過這些故事，曾經我故做輕描淡寫對他說「你應該知道有血源關係不必然會構成好的家庭關係吧」，藉著這句話將那時候家裡互動的樣貌粗略的說給他聽，「只要回家就是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只有吃飯的時候才會下樓，哥哥和媽媽的對話每次都像在吵架一樣，聽到就很煩」、「我媽就很自以為是，什麼事情都是她對」、「回家就像住旅館阿，根本沒有交流」。似乎在扮演一個痛苦到絕望，對傷害視為平常

的受害者。培元沒有正面回應我的情緒，但他用反問的方式提醒事情我，是否都真如所想的那樣悲哀？沈浸在受害者立場無法自拔的我則用著「理性」反思自己對這些記憶的理解是不是有其他詮釋的可能，多年的刻意淡漠，在不直接觸及最痛的地方時也讓一般的道德概念有了喘息的一席之地，開始願意思考，如果媽媽真的對我這麼冷漠，那她完全沒有必要幫我支付這麼大筆的學費與生活費。我開始有想「修復」家庭關係念頭出現。

重構我和家庭的關係的念頭其實一直都沒有停止過。高中畢業等大學那段時間用壓歲錢買了一台 PS2 主機以及「太古達人」遊戲片，這是一款可以兩人共同遊玩的音樂節奏遊戲，可愛好上手。那時候心理想著在客廳玩給家人看，吸引他們一起來玩，「重新回到」那個從來沒有存在過只出現在卡通、故事裡和樂融融的家庭。顯然除了我，其他人對這些都沒興趣。大三那年一股衝動下領養了一隻貓，真正下定決心這麼做的原因是從二表姊處聽說來的一句話「你哥說想要養貓」。單方面的以為透過這隻小貓能夠縮短本來就疏遠的家人關係卻造成了與爸爸的直接衝突，而哥哥也沒有展現出對貓咪喜愛的樣子。像這種稱不上嘗試的「對賭」，卻是之前我用來修補與家人間的距離的方法。

二. 有意識的嘗試

培元鼓勵我可以找個時間跟媽媽說說這幾年來我的感受，本來一直認為這不可能，和家人的關係感覺上已經覆蓋上一層厚厚的雪，只拿著一支小鐵楸又能做多少事情？這樣的觀念在明白了要「站進去」自己想改變的世界後開始有些變化，甚至還有些期待多年以後的第一次談話。

某次週末回家，在客廳裡我問了媽媽是否有空，有些話想跟她說。接著便批哩啪啦的開始說起從前與她相處的事情與感受，講著講著嘴裡開始帶著哭腔、眼淚也流了下來。我對她說了，雖然她有很高的期待、期待我像名字一樣給家裡帶來榮耀，不惜花大錢讓我讀最好的學校、接受補習，但是我根本不喜歡唸書阿！我喜歡看故事、看小說，但是對那些課本根本沒有興趣阿！小時候，妳在車上哭著要我不要跟大哥一樣壞，

我就決定要做一個好小孩，但是我發現做不到阿！

聽著，媽媽也哭了出來，說她不知道原來我這幾年過的這麼苦。然而接下來她的動作卻讓我了悟到我們之間真正存在的問題是什麼。媽媽開始針對我說的事情試著做出澄清，她說「不，事情不是這樣的...」，她讓我在話還沒有說完、情緒還沒有完整宣洩的情況下中斷了我的說話，我好像又回到國一時在和室的那個晚上向媽媽發洩在學校受到的說不清楚的壓力，卻在抒發的過程中被硬生打斷。漸漸的我閉上了嘴巴，情緒被理智趕走了。

後來在研究室接到她打來的電話，說弟弟已經考上正式教師了。我的一句回應「喔，那很好阿」讓話筒的另一端沈默了一下。她要我「多加油」，就剩下我最讓他擔心了，身體狀況、生活習慣還有不去考公務員，這些讓我心煩意亂感到憤怒的話。

控制情緒，我用不曾出現過的平穩語氣對她說了心裡的話：「如果你打來是為了講這些，那就不要再打來了。你講的這些話只會讓我感覺到生氣。每次回家你也是都講一樣的話，所以每次回家我都很生氣，跟你說話我都會很生氣。」

「如果我講話你不舒服，那我改，以後我會講一些好聽的。」聽了我的話她說。

「妳沒有聽懂我要說什麼。我知道你關心我，但是我完全感受不到。」我的聲音開顫抖。

「如果我的話真的讓你不高興，那沒辦法，我講的都是實話。」她回復了這一句話。

我們的對話至此沈默了下來，我開始哽咽、也不知道該說什麼。幾個小時後在看到哥哥在我 FB 狀態「我弟考上正式教師了@@ 剩我是無業遊民了(炸)」底下留了一句「恩...要有危機意識」這才發覺原來在家人的眼裡我還是國中時的那個樣子，我發現自己原來「死了」。培元說「死了」是一個沒有互動的狀態，我一直以為與家人的互動越變越糟，卻沒想到對他們來說互動早就停止了。

晚上，帶著傷口我寫了一首詩：

我願意說話

可是有人願意聽嗎？
還是你們已經把我決定好，那個無可救藥的人？
閉上嘴巴
是因為我已經是那個
不知長進倫理尊卑浪費資源空談一切的，紈袴，我覺得。

這首詩的後面加了一段話：「媽媽，請看著我再說話」。我發覺家人們對話的對象不是現在的我，不是透過書寫後想要有所改變的我，也不是大學時候對許多社會議題義憤填膺的我，而是從國中那個時候就開始心不甘情不願、覺得自己被剝奪一切、也敵視所有一切的許宸耀。他們看著我，卻在跟許宸耀講話，我感到不被重視、沒有被看見，但是他們根本不知道有我的存在。

三. 發現關係的複製

兩個月前的禮拜一休息在家裡打電動，正因卡關心浮氣躁的同時忽然房門被打開，媽媽把 2 歲的小姪子丟了進來自顧自的上樓收衣服去，還在關卡中的我一方面專注在螢幕上、另一方面又要注意看小孩子有沒有找死的行為，本來就燥動的情緒在媽媽來帶他離開時化作一句話脫口而出：「我的補休是用來休息的，不是用來照顧他，他是大哥的兒子又不是我的。」媽媽看我的眼神難以言喻，似乎是在說「你怎麼是這樣一個人」，當下五臟六腑揪成一團奪門而出，我實在沒有辦法承受那種望著我卻又不是看見我但實實在在在評價我的眼神。感覺被誤會、被污衊。

幾個小時後回到家，試著對媽媽說「我不是不幫忙照顧，但是你要尊重我。門也沒敲也沒有問我有沒有時間就把人丟進來。我也是有在忙的事情。」她看了一眼，回說：「好啦，沒事了。」瞬間我的火氣又擁了上來，她在原諒我、她居然想原諒我！？從頭到尾都是她不尊重我所引發的問題，現在好像變的是我錯了要讓她來原諒？在給怡世老師和培元的信上我寫著：

在家裡住的這段時間，我看到另一種物化的狀況，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想像。某次補休的早上，媽媽把 2 歲的姪子送進我的房間，當時打電動不順利有些心浮氣躁，小姪子又再房間內亂動東西、破壞物品，所以當媽媽來帶他的時候，瞬間我的情緒就爆發了出來。這瞬間的情緒參雜

了很多東西，除了打電動的不順利、姪子在旁邊讓我分心照看的壓力還有不被尊重的情緒。隨後媽媽的眼神讓我非常的不舒服，似乎是在說「你怎麼是這樣的一個人」。這樣的眼神使我非常委屈，就好比被欺負後又被說一切錯都在自己一樣。當天下午跑到外面去冷靜情緒，在咖啡館裡回想起過去的家庭生活幾乎都是相同情況，小時候的一切是被安排好的，不僅是教育的部分，祖父的喪禮、家裡停車的狀況等，都是在一種「理所當然」的情況下被安排好的。我是個有出息的孩子，理所當然地要去學才藝；學生以讀書為重，所以時間當然要以學習為重，不用參加頭七等習俗；家裡的車子怕被偷，理所當然地要停在大門口前面，而我上學、上班或是外出買東西不是要面對早上家人被挖起來的臭臉，就是要被責備「為什麼要出門」

這類的「理所當然」展現的是對「人性」無所謂的態度，我將你當成一個既定的對象進行各種合理的安排，至於對象的反應則是「沒有意識到對象會有反應」或是「不需要去處理對象的反應」。

當時我再認了，問題的根源是出在媽媽對我的「不尊重」，這種不尊重源自於她對傳統文化中家庭關係的理解，是種對什麼角色就要有什麼樣子的僵化認知。依循著這樣的這樣的路徑，片面的安排我的人生。在這種路徑下，每個人要做的是扮演好自己的角色，而不是展現出不同的樣貌，即便有不一樣的聲音那也是可以被忽略的。

抓著這個理解反思到自己身上，在服務現場裡看見一件事。104年的8月來了一位唐氏症的服務對象，與家人共同會談的時認定了在認知能力與手部功能方面比目前大部分的服務對象都要好，心想著來了一位功能好的小幫手，然而在正式服務他展現出來的卻與預想的完全不一樣。服務的時間裡，其他的成員嘴裡說著話、手也一直在做代工，竇竇卻一個人坐在角落裡低頭滑著手機；團體活動的過程中他被逼著和大家一起到公園去，選擇把自己藏起來、落在隊伍的最後面不讓大家看到他；他的行動遲緩到教保員認為被挑釁，對人愛理不理的態度有效的消耗了我們的耐性。為了想讓他能夠將注意力和行動轉移到服務現場，採用了禁止攜帶手機、高聲密集的催促等負向的方式，企圖讓他只剩下服務現場內的人、事、物，終於他無事可做，開始願意動手接觸代工，這卻是另一場消耗的開始。他玩起了代工的組件、干擾了其他成員的工作，接下來他開始不斷的被換位置，有時候是教保員、有時候是其他的成員，大家都覺得他根本在搗亂。具有文字書寫能力的竇竇面對這種情況寫起了投訴書，他質問我們為什麼明知道他喜歡阿嘉，卻不讓他跟阿嘉坐在一起？

收到這封投訴書我請他過來談談。過去和母親談話時感受到被中斷說話的難受，所以會注意自己會不會也帶給他人同樣的傷害。寶寶的聲音很小，我得要把耳朵貼到他的臉旁邊才聽的到他說話，斷斷續續便識細微聲音的意思，不斷的澄清再澄清以求完整正確的理解他想表達的內容。耗了近 10 多分鐘終於完整的聽完他想說的話，卻只告訴他：「但是你會干擾到阿嘉。」我對他說：「你的行為讓阿嘉感到不高興，所以阿嘉就你走開。而且大家都在工作結果你在那邊玩、還拿別人工作要用的東西，這樣子人家會喜歡跟你在一起嗎？」看著事後撰打的會談記錄，彷彿看到好久以前央求媽媽不要在讓我去上英文班的畫面。我問：「可不可以不要去上英文了？」媽媽回答：「為什麼不想上了？你知道嗎，學習要持之以恆，行百里者半九十，努力堅持下去的人才會成功。」媽媽看見的是一個好的學習者應該具有的特質與條件，選擇忽略每次前往英文班我那張抗拒的臉。看著記錄，彷彿我就在扮演著過去媽媽的角色，將自己的期待以及對「好成員」框架硬套在寶寶身上。我發現即使認真的把對方的話聽完、清楚的澄清了對方口中的意涵，卻依然沒有辦法真正的看見他。為此我與教保員進行了討論，將我的發現跟他們分享並且重新擬定服務策略，將過去重重限制與要求的方向修正為減輕他在服務現場的壓力⁵。策略成功，現在他能夠主動的參與在所有的活動之中，與同儕的關係也逐漸增溫。

四. 看見「方法」的謬誤

我以為跨出了這一步—看見過去的家庭關係再現於自己身上，有意識的發掘與改變—之後就能重新的面對服務心智障礙者以來一直以來困擾我的問題：如何建立真正的關係，卻沒意識到真正的障礙在於我根本不在關係之中。我發覺了媽媽不尊重我是來自於她只看見傳統親子關係中應該要是個孩子的我，然而我又何嘗沒有出現過在她的視野裡。就像桐旭說的，我身上有股傲慢，對自己不想談的話題閉口不言。更精準的說法應該是不相信有人能懂我的話，也從來沒有要讓

⁵ 透過這次的反思我才又看到，我在服務現場使用的方式與寶爸在家裡對待他的方式基本雷同，寶寶不僅在家裡、連在服務現場中也成受了「什麼事都做不好的人」的雙重壓力。

人懂過我。

十幾年來，我看見了媽媽從來不懂我、看不見真正的我，而我何嘗不是不讓她看見呢？我怪她只用金錢參與了我的人生，但我卻曾用任何良性的形式參與在她的生命之中嗎，我真的有試著用生命讓她瞭解我需要的比金錢支持更多嗎？沒有，我只想到我自己。

對阿，我只想到我自己。寫到這裡忽然明白了一些什麼。我以為要進入關係裡，從一開始以為的要尊重對方，到要理解對方、到要展現真正的自己讓對方看見並瞭解，然而這些都只是可以被操作的「方法」。我可以有意識的透過做出某些行為來表示尊重，有意識的用澄清或觀察去瞭解對方的狀態，也能夠開始學習適當的表達內心的聲音，但這些都是能經過「理智」思考後做出的行動。

前天附近的麵包坊新開幕，進去花了 120 元買了兩種麵包，結帳時請服務員切成四份想著可以明天當早餐吃，忽然又覺得可以分給媽媽吃看看這家店好不好吃吧？我發現我能夠「在乎」媽媽，這不是從理性計算得出來的結果，而是一種自然浮出的想法。口試前 3 天上台北與朋友們會面，在桌遊店完遊戲時看到一款簡單卻有趣的遊戲，直覺得問了店員這要多少錢想帶一組回去讓服務對象們玩。也許所謂的進入關係只是我能不能夠自然而然的在乎與我一起生活的人。

第三章 重新描寫媽媽的故事，以及找到與要媽媽和解的意義

第一節 為什麼有這一章

(一) 來自口委的要求

論文口試完之後口委們認為我對於自我敘說的方法瞭解的實在太不足，他們看見的是一個人對自己的記錄，更甚者連在寫自己的記錄都寫的很像在觀察別人一樣。成老師認為我寫了太多理性的分析，反而遮蔽了生命過程裡真正的經驗丟掉了自我敘說真正重要的東西。陶老師更是覺得我根本在逃避敘說需要的態度，一種對生活的沈浸與投入，這種逃避讓我站在敘說方法的反方向。

他們的評論給了我很大的打擊，似乎在說著「你到底在搞什麼東西阿？」。理智上我能夠瞭解兩位老師並不是某些喜歡耍官威的大牌教授，而是願意給出真誠的建議的人。越是這樣反而更讓我覺得痛苦，因為雖然當下不能夠明白他們所有的建議，但知道那些殘酷的話語都是真的。我以為也許自己寫不出一篇好的自我敘說論文，但至少不會偏離這個方法太遠，真實卻是我根本連敘說方法的邊都摸不到！

評分時間，站在走廊上我做了口試不通過的準備，想像著該怎麼去跟光頭討拍，前些日子才信誓旦旦的說沒看過口試沒過的情況，今天卻有可能就在我身上發生；我故做鎮定的和仙貝⁶嘻嘻哈哈，心裡卻祈禱著奇蹟的出現。終於門開了，我回到座位上等著最後的宣判。口委開了一個條件，他們要求在一個月內我必須完成一次對母親的訪談，需要完成逐字稿、書寫一篇屬於媽媽自己的故事以及訪談後的心得，他們希望看到在這次的作業中至少能夠稍微沾到一點敘說的味道，如此才願意在我的論文上面簽名。

當下我拼命的回憶十幾分鐘前他們所說的每一句話，想去理解所謂「敘

⁶ 怡世老師的研究生，小我幾屆的學弟，被我請來當口試記錄。

說」的標準是什麼越想卻是越模糊，同時老師們的話也不斷的飛進耳朵中，腦袋頓時有點混亂，只知道自己還有一個機會，最後只聽明白了兩個重點：1.交作業。2.要摸到敘說的邊。所以這一章是這麼來的。

(二) 書寫的選擇

口試結束後當天下午我就找了媽媽完成了一次訪談，然而聽完她的故事後我並沒有馬上開始整理逐字稿進行口委的作業，反而是又重新修改了原來的第一章與第二章。因為我覺得一定是口試時的文本寫得不夠完整、不夠流暢、不夠讓別人像看小說一樣能夠順暢的看下去才會造成口委對明明是我根據自己的經驗所書寫的「自己的故事」的不認同，所以我選擇對原先的故事進行再修正。回頭想想，當時再修正的我不就應了小說裡的一句話：「為將者最大的通病就是老想把打過的仗再打得更漂亮⁷」。

我花了兩週的時間整理完逐字稿、書寫了媽媽的故事和訪談的心得，本來覺得這三份文本還算能令自己滿意，但是在繳交期限的前兩天卻有一股感覺在心理吶喊著「這份訪談心得的內容到底跟口試前的文本有什麼不一樣！？」這個感覺來自於七月八號 Meeting 時培元給予的建議與警語，他在討論中不斷的強調一件事情：你媽的故事跟你有什麼關係？

那時候聽了這個問句覺得有點莫名其妙，我媽的故事跟我的關係不就是她是我媽媽？他看見我不懂，又說了一句：「你寫你媽的故事跟你寫路人甲的故事有什麼分別嗎？」其實這句話聽了還是懵懵懂懂，但是它勾起了在口試時口委質疑的話語：「你的故事怎麼像是在寫別人一樣？」培元一直說我的故事裡沒有我，這種繞口令的說明我還是有點模糊，但是能感覺到一個情況，現在在書寫的狀況跟口試前書寫的狀況並沒有改變，也就是說無論內容是什麼，可能仍然沒有沾上敘說的邊。我好焦慮，我已經拿出自己能拿出的一切，也在訪談中看到自己面對媽媽時態度的改變，但是我書寫的狀況卻還是沒有辦法進入所謂「敘說」的狀態，到底什麼才是敘說？到底我該怎麼寫才對？我強迫自己冷靜下來，這時想到了討論時培元的一

⁷ 網路小說《月落》裡的一句台詞，故事情境中有一群將領在做戰場檢討，主人公見了便說出了這句話。我的理解是人們只想留戀過去並且在過去上做文章，卻不願探索迎接未知。

個建議：「我論文裡面也有一篇在寫我媽，你可以去翻翻看。」

打開了培元的論文 - 第六章我的媽媽及與食物的記憶 - 從在火車站被當不良示範開始一路往下看並沒有看到什麼特別的地方，一樣都是在描述過去的記憶，反而我覺得自己的書寫還有更多不同意義的理解。不過當看到第三節的時候忽然明白了一點什麼，培元文本的文字是這樣寫著：「說到我的吃，跟媽媽還有媽媽煮的美味的食物有很多的牽連。但是在情緒上，究竟我是為什麼會吃這麼多或是說要吃這麼多？」但我看到的卻是：「**我寫這麼多我媽媽很會煮飯，這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是阿，我寫這麼多我跟媽媽的事情，這跟我到底有什麼關係？

除去最早關於母親的書寫，大多在寫我和媽媽的關係中最後都會提到跟和解有關的內容，特別是在這次寫口委交代的作業，在訪談心得的部分更是闢了一節專門寫我要怎麼跟媽媽和解，其他和解的意思與話語也穿插不同的文字內容中，可以說這份作業除了讓我更能詮釋與同理媽媽之外，也成了推動與媽媽和解的一股重要力量，但是我並不是現在才想和媽媽和解，如果這份心得單純只是書寫著我有想和媽媽和解的打算和接下來可能的做法，那還不是一直在重複過去寫的東西嗎？但我為什麼一直在寫這個？

透過培元的論文我終於能夠看見這個疑問：「為什麼我會一直寫要和媽媽和解，和媽媽和解對我來說到底有什麼意義？」看見了這點後感覺到自己的書寫狀態有了一點點的改變，雖然只是在其中加了短短一百多字的內容，但確知道自己終於能夠/願意去思考更進一步的東西。就好像過去我每天帶著一顆蘋果，不斷的在跟別人說明蘋果是圓的、蘋果是紅的、蘋果是甜的，似乎能對蘋果做出很多解釋；但現在開始能夠知道要思考「為什麼我每天都要帶著一顆蘋果」這件事了。更深刻的是我能夠明白要去同理在不同時空中書寫著同一件事情的那些我。

現在大概能明白之前的文本的書寫都是在寫關於我的「知識」，我將記憶寫出來不斷的分析、詮釋，卻還沒辦法看見自己為什麼要寫那些記憶，那些記憶對我來說的意義是什麼。明白這點後繳交的期限卻剩不到兩天，想再回頭修正第一章和第二章時間卻不夠了，本來還想把這兩章抽掉只繳這次作業的部分出去，電話裡培元卻說：「你得把這兩章留下來，你要讓別人看見你改變的軌跡，你一直缺的就是這個部分。」我還是對於「把不是現在的我的東西亮給別人看」感到障礙，覺得會讓人家誤會看不到現在

的我，這個狀態也是存在了很久，未來繼續書寫時一定會觸及到這著狀態對自己的意義，只是在這裡想先做這樣的交代，和為自己的狀態留個記錄，以便日後對自己的追問。

第二節 媽媽的故事

(一) 老家生活：無憂無慮的小姐生活

七十幾年前，一個男孩子跟著媽媽從今日的南投縣草屯地區改嫁到了現在的南投市。男孩子姓李，媽媽生了兩個弟弟兩個妹妹，白天幫人放牛賺取生活費，長大了之後開始了農夫的生活。之後娶了一位姓林的女孩子，夫妻辛勤於農事，存了點錢開了一間小加工廠。男孩很有經商的頭腦，他的工廠是在幫人榨樹薯，榨出來的粉賣到彰化去做成特產肉圓，剩下來的渣被他拿來養豬，現在男孩有了三份家業：農田、小加工廠和養豬。

透過向銀行部分借貸的方式男孩不斷的拓展農業版圖，香蕉、龍眼、荔枝，花生、紅豆、綠豆，他的土地從南投的山上逐步替換到平地，交通方便了、人也越請越多，每天和太太總是從早忙到晚。他樂於助人，左鄰右舍遇到小孩子繳註冊費要賣豬時都會來尋求他的協助。家裡有大秤，趁著豬販來收豬時他就免費的幫鄰居們足斤足兩的秤好重量，大家因此稱呼他為「豬哥」。

家裡的事情總是忙不過來，除了最小的兩個女兒，其餘五名子女總是得要幫忙農務和家事。大女兒初中畢業後原本有機會到省政府當辦事人員，但是那時的環境與觀念讓他覺得外省人不可信，便讓她在家裡照顧兩個年紀相差十多歲的妹妹。誰知道女兒最後還是嫁給了外省人。一天，妹夫帶了個著軍裝的軍人到家裡來，一個湖南籍的憲兵軍官，看在妹夫也是外省人的面子上他沒有直接拒絕，他把決定權交給了女兒。妹妹拉著女兒說「你爸媽都看好了，你覺得呢？」個性溫柔嫻熟的大女兒靦腆的說了「如果阿爸阿母說好，那就好吧」。大女婿是個好孩子，雖然語言不通但卻很努力

的學台語，每次回到南投，左一句「阿爸阿母」右一句「甲罷袂」都讓他感到非常欣慰，太太也都在女婿要回台北的時候，將家裡的雞、鴨、鵝殺了宰了，順便在包上一大袋自己種的水果讓夫妻倆帶上去。也就是一件事讓他比較遺憾，大女兒夫妻一直沒有親生的兒女，後來在客戶的介紹下從嘉義一戶人家過繼了一個女嬰，女婿也從同袍的朋友那領養了一個男嬰，總算為家裡增添了點生氣。

兒子讓他有點擔心。他是個老實的孩子，可能是運氣不好，生意怎麼都做不起來。媳婦的弟弟在花蓮做大理石生意，他讓兒子帶了本錢去花蓮跟著做，沒幾年的時間賠了個精光。後來二女婿說台灣政府要倒了、共產黨要打過來了，得趕快去南美洲找個退路，他準備了 100 萬讓兒子媳婦帶著年紀最小的兩個孫兒到阿根廷開闢新的天地。

兩個小女兒和姊姊們差了 10 多歲，從小在大人們的呵護下安心、快樂的成長。有時候會跟著家人到果樹林裡，大人們忙著整理農園，他們就在旁邊自己摘著水果找樂子。生了她們倆的時候家裡的經濟也到了非常富足的時候了，希望他們能快快樂樂的生活下去。只是五妹讀書好像不在行，雖然和他學了怎麼打算盤，但學校的數學好像不太靈光。六妹就是個小不點，暫時送到台北去給她大姊照顧吧。

故事裡的五妹就是我媽媽。

(二) 轉折點：家道中落

媽媽讀國中時家庭面臨了重大的轉折，從原先無憂無慮的生活逐漸變的要向金錢斤斤計較。民國 64 年政府徵收土地興建南投的大型工業區 - 南岡工業區，外公拚搏了一輩子的田產，從現在南峰高爾夫球場那座山上一路轉下來到平地的土地，一夕之間被政府用公告地價給徵收了過去，地上的農作物，那些龍眼、荔枝、香蕉和鳳梨，也依照農作物補助方法一下子被剝的一乾二淨。就在這時候外婆也在田裡工作時出了意外摔傷了脊椎，送到沙鹿光田醫院卻抱了一床石膏回來，依照醫生的囑咐「睡」在石膏上。沒多久，在身體衰弱、器官退化的原因下外婆過世了。

這時候讀高職的媽媽忽然發現到，以前那些照顧自己的「大人」們都不

見了。姊姊們都嫁人有了各自的家庭，哥哥和嫂嫂幾年前就被二姐夫婦帶到阿根廷去，留下兩個姪兒在台灣，唯一的妹妹也還在念小學。外婆這麼一走，整個家開始都不對勁了，先是過去不曾看見的女仲介到家裡來慫恿著外公進房地產市場，土地徵收後分配到的幾塊建地先後被弄得亂七八糟，再來是開始有人帶著外公去賭博，看著半夜 11、12 點出門、凌晨才回家的外公，當時的媽媽也不知道該怎麼辦才好。家裡的積蓄一天天的減少，外公卻逐漸債臺高築，終於有一天外公也倒下了。

那時候媽媽游離在台中縣不同的公家機關擔任臨時人員，每個月薪水 2、3000 塊卻要負擔外公每週 500 塊的醫藥費。她心理慌，光靠這杯水車薪要怎麼過日子？她需要一份穩定的工作和較高的薪水。這時候她的課長問她：「大家都在讀書，你為什麼不讀書呢？」媽媽認為自己資質不好，回課長說：「課長，我不是讀書的料子，我不喜歡讀書。」課長說：「那你可以去考公職阿。」媽媽回道：「哪有可能，全國高普考誰不知道是最難考的，我哪有可能考的上，我是朽木不可雕也阿。」這時課長說出了一句撼動她內心的話：「天生我才必有用！」

媽媽稱這句話「打醒了她」，也許是在老父病倒、家道中落的困頓狀況中看見了一展明燈，她報名了公職的補習班。同時她也寫信給遠在阿根廷的哥哥，信裡頭說「家庭沒落了，你們要回來了。你們不能把責任丟給我了。爸爸病倒了、妹妹還在讀書，兩個姪兒還要讀書，我也要上班工作，這個家誰來撐？」一封、兩封的寫，終於哥哥帶著家人回到了台灣、回到了家。

然而哥哥的回家卻沒有帶給她鬆一口氣的感覺，看著阿嫂責難的對外公質問「為什麼這麼有錢的一個家庭被搞的負債累累？」，氣不過的媽媽對阿嫂大聲的說：「爸今天真的是敗所有的財產敗光光，也是敗他自己賺來的不是敗你們賺的，你們憑什麼責怪爸！」在困境中每個人都希望他人帶來的能夠是解決方法而不是無法改變現況的情緒，看著以往最受父親支持的哥哥和嫂嫂這時候卻用這種態度面對倒在病床上的老父，也難怪媽媽會這麼生氣。

「我正準備考試啦，我在來幫你分攤負債啦，家裡的負債我來幫忙分攤啦。」媽媽試著想曾經在這裡快樂生活的家盡一份心力卻受到阿嫂的拒絕，舅媽對她說：「ㄤ喀鬥定謀採老姑婆啦。」祖宗牌位上不會供奉著家中沒

有出嫁的女兒，舅媽用這句話告訴媽媽，這個家不用妳管，這個家不屬於妳，妳只是個女兒、總有一天會出嫁的女兒。

故事寫到這裡，我想到了國中時候有一天星期日的晚上，媽媽載著我到衛道的門口，下車前對我說：「沒事就不要回來了」。雖然他的意思是要我利用假日時間在學校多讀一點書，但是那時候我聽到的卻是這個家不要我了。不知道媽媽聽到舅媽這句話的心情是否與我感受到的有幾分相似？

媽媽說，聽了舅媽這句話她感覺到被嫌棄、被看不起。也許帶著憤怒、帶著被羞辱的自暴自棄，27 歲的她認真的思考結婚這件事了。

(三) 夫家生活：擁有一個家但還是感覺委屈

邊考試邊工作，在居仁國中擔任臨時人員時認識了一位姓許的組長。許組長也是南投人老家在國姓鄉，許組長聽說她正在準備公職考試，就開玩笑的說別考了，「來我家、來我家，來我家作我的弟媳婦」。那時候大阿姨和姨丈搬到霧峰，媽媽借住在他們家。回家後媽媽跟大姊說學校有個組長叫她去他們家玩，說他有一個弟弟。大姊聽了就說「好阿，來去看阿」，找了一個禮拜天姊妹倆就去了許組長國姓的老家。

初次見面的時候爸爸剛下工回來，一雙雨鞋和髒兮兮的軍服是媽媽對他的第一印象。那時家裡種著檳榔又種了琵琶，喜歡吃琵琶的媽媽就這樣對這裡留下了一個不差的印象。回去之後，組長催著在問「看的怎麼樣了」，急著要一個準確的回信，也許害羞、也許猶豫不定，媽媽說要回去問姊姊的意見。大阿姨聽了就說：「很好阿、不錯阿，那個孩子很老實，可以啦。」一槌敲定了這段姻緣。

夫家那裡催著要趕快辦，32 歲的爸爸在那時候算是很晚婚了。照著古禮，提親、合八字，大定小定和迎娶，剛考完第二年公職考試的媽媽就這樣嫁進了夫家，開始「有了一個家」，從「客人」成為了「主人」。然而這個主人也不好當，嫁進別人家當媳婦有了自己的家，自己的家當然要自己打點好。家中的長媳是前面提到的「許組長」的太太，夫妻倆已經搬出去台中過自己的生活，媽媽是這個家唯一住在一起的媳婦，洗衣掃地煮飯伺候公婆都要她一手包辦。過去在娘家的時候雖然不至於到十指不沾陽春水，

但這些家務粗活卻大半都被姊姊們給做了。

巨大的反差讓她無法一下子適應過來，這個菜不會切、那個菜不會煮，帶著委屈含著淚，這是媽媽剛嫁過來最深刻的感覺。同年高普考放榜，榜上有名沖淡了她些許的委屈，緊接而來的工作與懷孕更加重了日常家務的負擔。每天五點起床準備早餐，七點半收拾好餐桌準時到山腳下的站牌等公車。五點半下班後又得通勤一小時回到國姓，爬上一段不短的山路再替全家人準備晚餐、洗碗、洗衣服、陪伴孩子。

爸爸是個大男人，除了早上起床時幫忙看顧一下孩子之外幾乎不會幫忙媽媽減輕負擔，甚至連開車載老婆下山等車也不做。我無法理解與想像這類相親結婚的夫妻最開始的家庭生活是怎麼過的，從媽媽的口裡也聽到了夫妻間有著觀念上的矛盾，這些矛盾也讓她感覺備受冤枉。

在地價課工作常常能聽到一些小道消息，那時課裡的同事們都在傳現在是買地置產的好時機，當時的台灣地價處在一個很低的價格。回到家她便跟丈夫商量應該買地置產的事情，卻沒想到丈夫竟然以為她在山上住不下去了，一句話「我會不知道你是想搬出去」讓媽媽不再和他提置產的事情，看著爸爸把土地越買越往高山上去，心中的驕傲和擔心丈夫的誤解也只能看著最好的時機從眼前溜過。這裡真的是自己的家嗎？

不曉得媽媽當時心中是否有這樣的疑問，從嫁進夫家後家裡的大小家務事都壓在她一人的肩膀上，即便是懷孕也不得休息。同樣是媳婦、同樣是公務員，大媳婦遠住他方卻得到公婆的愛護，小媳婦住在小姑家中也沒有為夫家付出什麼，理智上雖然明白她的身體不太好，但情感上卻不太能夠接受這種差別待遇。

到了哥哥需要上小學的時候終於得以再向爸爸提出搬家到草屯的要求。是現實的不可變多一點，或是他真的看見了太太的辛苦，又或者這些因素都湊足了才讓他做出了這個決定？這次爸爸同意了媽媽的要求，在草屯買了現在這個家。

其實這個家的地理位置沒有說很好，至少對我來說、在擁有機車之前這裡就像個化外之地。即使學會騎自行車，要稍微到市中心一點的地方都需要經過又長又陡的坡。而且在道路開通之前，正門口出了騎樓就是砂石車常跑的道路，沒有人行道做緩衝。我不認為這個地方是照顧三個 7 歲以下

孩童的好選擇。

媽媽的說法是，選擇這個地方比較公平。農業社會在未分家前家裡的財產是共有的，因為是大家的所以不能只照自己的方便去做，必需要考量到其他的人使用的情況。當時小孀孀在烏溪橋畔的教養院工作，媽媽則是在戶政事務所，兩的點取中間值就是這個結果。媽媽覺得這是一個老實的選擇，不偏不倚，但我卻覺得這更像是一種妥協。我想爸爸那句「我會不知道你是想搬出來住」一直是媽媽心中的刺、讓她非常在意這個評價。為了不落口實，媽媽下意識的遵循著某些「無私」的道德規範，使自己在心靈上得以建立一堵免於「自私」的責難的牆。

不管怎麼說，從那個令她委屈的家搬了出來，在人際空間上的到了更多的自主，也許在這個時候她才真正的感覺到「有了一個家」吧。

(四) 孩子：擔心不完的事情

搬出來了之後有比較輕鬆嗎？沒有。依然需要洗衣、掃地、煮飯、看孩子。不同的年齡有不同的學習需要，如果說和公婆同住時被家務事佔用了大部分的時間，那麼搬出來之後媽媽需要面對則是在零散的時間裡來回穿梭。四點半下班回到家要趕著五點去接老大，回來後趕緊洗個菜又要送老大去補習，把老二接回來後才煮兩道菜又要出門接老大。煮一頓晚餐需要中斷三次，更別提之後三個孩子又要分別補習、上才藝班。在婆家體會的是累、在自己家感到的則是忙。

忙碌帶來的是心情的浮躁，沒有時間能靜下來收拾自己的情緒。大兒子是個不省心的傢伙，在學校常常惹麻煩，一下拿了別人的麵包、一下又不聽老師的話。最頭痛的是他不愛讀書。過去不讀書受的苦，或是說因為沒有把書讀好使得在外公病倒時感受到無處可依的恐懼至今仍環繞在媽媽的腦海中，自己的小孩絕對不能陷入這樣的境地、又或者是不願見類似的事情再次發生。讀書、拼命的讀書可能是唯一的解套方法，看見孩子不讀書、讀不會書，是否直接勾起媽媽當時的回憶？

所有的其他活動都只是為了讓孩子能夠讀書的配套，為什麼會花大錢讓老大學音樂？固然是老大展現了對樂器無比的熱情，更重要的是音樂與讀

書符碼的相似性，讓媽媽感覺到哥哥是有機會能夠「乖乖讀書」。為此，媽媽買了鋼琴、帶著大哥順便稍上我學了鋼琴、小號，甚至在音樂班畢業後、單就哥哥興趣帶著他每週到東海繼續學習音樂。

除此之外，她也運用了在生命教育中學到的「方法」，試著讓我們變的更乖、更聽話。每天在大哥的桌上放著「兒子你今天很乖」等鼓勵的字條不說，到今天客廳的大辦公桌上仍夾有泛黃的「愛孩子的每日一句」。國小的時候我們兄第三個都睡在和室裡，有一天晚上我被吵醒，眯著眼睛看到媽媽坐在我們之間，摸著我們的頭嘴裡說著「你是最棒的孩子」之類的話語。當下覺得很有趣，等到換我的時候忍不住的就笑了出來，不過我沒把眼睛張開，媽媽認為我可能是在作夢，依舊的完成這套「生命教育」。

但這套方法真的有用嗎？也許有吧，至少我在國小的時候都還乖乖的，除了不喜歡學各種才藝之外，學校的課業都保持了一定的水平。哥哥也在國中畢業之後開始依著自己的興趣認真打工，展現出他穩定的一面。

當完兵後哥哥回到老家幫爸爸務農，不久就對媽媽說決定要接了這個家業。這麼長一段時間的嘗試依舊不能讓他走在讀書的道路上，也許在五專的時候媽媽就放棄了對哥哥的「培養」吧。繼續讓哥哥學音樂，與其說栽培不如說是一種補償。曾經自國中畢業的時候，同學的家長有意要鼓動大哥跟他兒子一起到德國學習音樂，媽媽擋下了這件事。走在音樂的路上媽媽看不見大哥的未來在哪裡，興趣與快樂太虛於飄渺，填飽肚子終究是最實際的事情，何況她還有兩個在讀書的兒子。我也有幾次和媽媽載哥哥到東海學音樂的經驗，記憶中我不曾在她臉上看過笑容。

大哥認真的跟爸爸做了幾年之後，在 26 歲時覺得自己想要結婚了。本來媽媽打算等到他自己能夠經濟更穩定之後才要幫他娶老婆，但是哥哥很堅持。婚後兩人生了一個兒子，一年後某天晚上，我在房間裡被巨大的聲響驚醒，客廳傳來怒罵與拍打桌子的聲音。自那天起他們夫妻分居了。

媽媽期待哥哥能成家立業、期待媳婦能相夫教子，卻在那天晚上轉眼成空。這一年下來她看到哥哥很不快樂，看到他即使分居依舊不願意改變生活習慣，早出晚歸，有時半夜回家甚至累的直接在客廳的木頭椅上躺著睡著。這一次她真的嚇到了，家庭和樂、兒孫滿堂變的遙不可及。放在眼前的除了是遲遲不願放棄與太太復合的大兒子、打死不肯聽話考公職的二兒子，還有就是他們的生活習慣和健康。而這種擔心注定是毫無止盡的。

(五) 人生的責任

故事到最後媽媽講了她的「責任」還沒有放下、她不能夠鬆懈。到底媽媽嘴巴上的責任是什麼呢？外公病倒、負債累累時，本來以為是父親的女兒、哥哥的妹妹的她，認為協助大哥大嫂還清債務是她能做的事；舅媽一句話「冇啱鬥定謀採老姑婆」讓她發現，原來家裡女兒的責任是趕快出嫁；到了夫家成了媳婦，相夫教子、伺候公婆是她優先要做的事情；搬出來草屯後，提供最好的教育、一定要避免孩子落入她當時的境地；等到孩子都大了之後又要為他們的身體健康和夫妻感情煩惱，孫子的將來似乎也壓在她的肩膀上。

到底在媽媽心理所謂的責任是什麼？是在不同關係之間，角色所要求她扮演的樣子嗎？還是想要重來一次，獲得更美好結局的想望呢？

從訪談中我看到媽媽的許多矛盾。在夫家當媳婦能感覺到自己被不公平對待的委屈，卻不能體會大兒子在學只有他一個人被老師處罰所感覺到的不公平的委屈，因為做為媳婦的她沒有做錯、但兒子在學校犯錯是錯的。她嘴裡說了「你爸的工作也有人接替，一代傳下來總算也有人要做農，這樣不好嗎」，但我們跟著爸爸去種田對她來說永遠是最後的選項。

我總覺得她的人生一直被所謂的責任逼著跑，似乎一直期待著能夠有放下責任的一天。我認為這一天不會到來，不是因為我們永遠長不大、不會為自己負責，而是她不知道該怎麼放下，因為她也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扛起來的。找不到源頭就無法放下。這次聽了她的故事，特別是講述她表達願意協助家裡負債時舅媽給她的回應，我能感覺出那是一道很深的傷口，展現出來的善意被大嫂從根本上否定了她在這個家的存在，那不是單單「難堪」可以形容的，我猜那是一種對自己的存在的一種懷疑，所以才會對於僅能抓在手中的東西產生偏執，但這只是個臆測，沒有證據能把這個和媽媽對責任的放不下有完整的因果連結。這個想法更有可能是來自於我的經驗，當我越「認為」家裡不需要我的存在的時候，我就越把對家人 - 媽媽 - 的恨意抓在手上。

媽媽的故事寫到這裡，大部分是整理自這次訪談的逐字稿，少部分加入

了我過去經驗的「創作」以及沒啥可信度的靈光一閃。這是在有距離下整理出來的故事，而到底我看見媽媽是什麼的樣子，會在下一節裡融合我的經驗與詮釋進行書寫。

第三節 我在故事上看見的媽媽

(一) 看見在家庭關係上，媽的「給不了」

一. 幻滅的關係 - 原來媽媽也不是「家」的一份子

外公病倒後媽媽發現光靠自己當時微薄的臨時人員薪水根本負擔不起外公每個月的醫藥費，她需要有人一起分攤這個困難。她不斷的寫信給遠在阿根廷的大哥和大嫂，將家裡的情況和困難告訴他們並要求他們回來台灣來解決這個困境，終於把兄嫂請回來之後媽媽也是想要為家裡盡一份心力，她認為把兄嫂找回家是因為自己當時的能力不足、但身為家庭的一份子她認為自己也有共同解決家庭困難的一份責任。然而大嫂卻說了一句「冇啱鬥定謀採老姑婆」，意思說妳並不歸屬於這裡，這句話媽媽記到現在。

傳統觀念認為女兒都是別人家的，媽媽在那個時代學習、成長也「知道」這個道理，但是舅媽這句「實話」卻讓她這麼受傷，肯定是因為她覺得自己還屬於這個家，這份關係被舅媽用傳統觀念硬生生的截斷、忽然她發現自己沒有立足之處。

上述這是我的詮釋，媽媽在訪談裡並沒有說的這麼明白。這個詮釋是來自於國中發生的一件事，當我聽到媽媽說到「冇啱鬥定謀採老姑婆」這句話時，腦海中裡就浮現了那時的畫面。國中住校，週日媽媽大多會開著車送我回宿舍，那晚下車時她說了一句「沒事不要回來」。現在腦袋裡回想這句話並沒有很深刻的感覺、但我就是忘不掉曾經有這件事發生。碩一的時候同學們組了一個讀書會，其中一次看了電影「星星的孩子」，當主角小男孩被爸媽送往住宿學校的車上時他貼在後做的玻璃上

嘶吼著、哭鬧著，這一幕看的我心都揪了起來，我能明白小男孩的心情，他肯定是覺得自己被拋棄了、肯定是的，這麼多年來第一次體會到原來看電影是會哭的。不是同情，我也看過不少記錄片，心裡都不曾這麼激動過，而是曾經遭遇過類似的情景，我明白他在哭什麼。

那時我感覺媽媽不喜歡我回家了，我不能回家的話還能去哪裡？媽媽不喜歡我回家，那我回家的話到底算什麼？大學時某天到二表姊的店裡閒聊，姊姊勸我不要把家裡當作旅館，那時心裡冷笑的想「不是旅館是什麼？本來就是旅館阿」。如果家裡沒有人歡迎我回去，那我就只是回到那個場所住宿、吃飯，這個場所可以是家、可以是旅社，它們都提供了這些服務。家之所以是家，是因為家人之間還有著關係。

媽媽被舅媽的一句話切斷了與家的關係，我也被媽媽的一句話開始質疑了自己在家中的存在，所以在訪談時聽到那句「九喀鬥定謀採老姑婆」才會馬上回憶起這件事情。這讓我稍微能同理原來媽媽也曾這樣子受過傷，我們遭受過一樣的困境，我們都是/曾是在家庭關係中找不到位置的人。為什麼我們會這麼在意這件事？因為我們都渴望自己能屬於自己的家庭。

二. 媽媽在家庭中試著建立關係的努力與徒勞無功

在故事中可以不斷看見媽媽想要建立起家庭關係的軌跡，這些是對家人愛與關心的做為。離開原生家庭後進入到新的家裡，她用傳統的觀念說服自己以後這裡就是她的家，只是看見三個媳婦只有她要為婆家操持趕感覺到非常的委屈與不公平。即便是如此，她還是把注意力都集中到如何能為這個家更好上面。

結婚之後，她也沒像傳統婦女那樣在家中打理公婆孩子、做家庭手工，她選擇進入職場，並且從中獲得許多訊息與想法。過去多少受到外公觀念的影響，又看見家裡邁向輝煌的那個過程，當同事間口耳相傳是時候買地置產的時候媽媽也躍躍欲試。她在訪談的時候說：「我那時候想都

沒想，是聽同事說現在要買了，便宜。」在她看來這就是一條生財之道，只要趕上了這個家就能變得更有錢、更富足，然而這個建議卻遭到爸爸的拒絕，而且是「誅心」的拒絕，爸爸說：「我會不知道妳是想搬出去住？」這是一句嚴厲的指控，當時爺爺還沒有讓三兄弟分家，除了阿北因為當老師的關係到台中住之外，爸爸和叔叔都還是在國姓的老家和爺爺奶奶一起住，所以這句話根本是在指責媽媽勸他要分家。為了不讓丈夫有這樣的誤會，她只好放棄這個同樣是為了家裡好想法，試著不在關係中產生誤解與裂痕。這是種無奈與委屈，媽媽看好的是將來的發展卻讓丈夫誤解成想分裂家庭，她只好選擇退讓。

等到我們都要上學，搬到草屯這個教學比較豐富的地方之後，媽媽開始完整的肩負起打理一個家庭的責任。她希望我們讀好書，以免步入那時遭遇外公病倒後沒能找到收入高的工作的窘境，所以用盡一切辦法也要讓我們在學習上有好的成果，但是在最開始的嘗試就遭遇了困難。大哥不讀書，就是不喜歡碰書本，強壓著他讀書的結果就是親子關係的衝突變大，打呀、罵呀，非但不能提高哥哥學習的意願，表現出來的反彈卻讓她更為傷心難過。

為了在不放棄讓孩子讀書的前提下調與孩子間的衝突，她也不斷的在尋找與嘗試有效的方法。「每天一張小紙條在他桌上，告訴他你很乖、很棒」這是媽媽學到的「愛的教育」方法，這套方法認為面對孩子能用正向的話語溝通就能讓孩子感受到父母的愛。晚上她會在我們熟睡的時候撫摸著我們的頭，唸著我們是多棒的孩子、她有多愛我們的「經文」。之所以稱之為經文是因為那都是一些書上寫的操作性語言，念了之後就能達成目的，就跟常念阿密陀佛就能上西方極樂世界一樣。她知道讀書很苦，她也看見孩子在這套方法下生活的多麼苦悶，但是媽媽跳不開「讀書才有出息」的觀念，卻又想讓孩子快樂學習，最後的結果卻是在這種矛盾下，哥哥學業成績依舊低落、個人的興趣無法發展、媽媽想透過讀書改善孩子將來的目標失敗、連理想中的親子關係也因此轉向。

三. 女主人的困境

除了在故事中看到媽媽對關係的努力與矛盾之外，我還感覺到她身上有一種糾結存在，她似乎對家裡要「有一個女主人」非常深的感觸，她一直提到「一個家不能沒有女主人」、「沒有女主人家不能算家」。

我試著尋問到底所謂的女主人是什麼樣的角色時，媽媽說女主人是要「操持一個家、為丈夫拾遺補缺」。聽起來就像個管家的功能，在我看來這樣一個女主人的角色媽媽一直做得很好，或者說在持家方面她已經做到讓家人沒病沒痛、不用擔心經濟問題，在「法規」上她履行的照顧義務幾近完美。但是從她不斷說出來的話語中卻能夠深刻的感覺出媽媽認為自己「女主人」的角色做的還不夠好，她說了好多次「我的責任還不能放下」、「還不到可以放下責任的時候」，那到底對她來說責任又到底是什麼？

過去還在讀書的時候，每次媽媽嘮叨起來一定會念「這以後就是你們的責任」、「這我沒辦法幫你們負責」、「身體健康你們自己要負責」、「你們書讀得好不好我又不能負責」、「我錢已經給你們花這麼多，將來要怎樣你們自己負責」、「叫你去考(公務員)你又不聽，以後吃虧自己負責，字裡行間所謂的「責任」包山包海，含括健康、經濟、人生的未來，事實上我本身除了 BMI 過高之外，自己的經濟能力與現階段的工作，即使不能滿意卻也沒有到令人失望的程度，要養活自己也還有餘力。看媽媽從小念到現在，我有把握，假若家中的關係情境保持一致，即使是在嚥下最後一口氣之前，媽媽嘴裡念的也還會是這些內容。因此她口中的責任肯定跟我本身實際的情況有很大一部分是脫勾的，我的實際情況只是媽媽用來叨念的代名詞，那麼到底「女主人的責任」是什麼？

這個疑問從在訪談中聽到「女主人」後一直在想這件事，本來以為需要花更多的對話來和媽媽「澄清」女主人的概念才能更精確的瞭解時，忽然一個想法冒出來讓我又回頭翻閱訪談逐字稿。這個想法來自於我同理到媽媽遭受到舅媽拒絕「冇啱鬥定謀採老姑婆」時的心情，並詮釋她曾經非常重視關係。如果媽媽像我猜想的那樣追求著家人的關係，那麼也許「女主人」的意義就是跟這個有關。

在逐字稿中第一次談到女主人的時候她描述著民國 64 年家中土地被徵收的事情，外婆病逝、姊姊們都結婚了、大哥與大嫂留下兩個女兒跑到阿根廷去，這時媽媽提了一句「家中沒有女主人，這個家成家嗎？」這時我只感覺到「家中沒有女主人」只是在描述外婆過世。

第二次談到女主人時講到外公開始受到外力的影響，田產被騙、又被拉去賭博，只能靠賣土地過日子。但這時媽媽卻強調「其實那時候也沒什麼不好過，只是缺少一個女主人的打點啦。」似乎是少了外婆，家庭的經濟會受到影響。同樣第三次提到女主人時是舅媽從阿根廷回來，怪罪外公把家產花光的事情，她說「還怪老人家把財產敗光光，請問你，一個家沒有女主人撐的了多久？」好像外婆過世之後，外公才理財不慎。

第四次提到女主人的狀況是媽媽覺得家裡沒有人能把外公拉住、使外公受到外界的誘惑「可是他的命就是不好，等到家裡有錢的時候，工業區徵收家裡錢最多的時候他就去世啦。所以才會造成外公有機會被拉去外面，這樣你懂嗎？因為家裡沒有女主人，外界的力量就把他拉出去了」。

第五次提到女主人，似乎直指女主人是家中經濟的最後防線，「所以一個家沒有女主人，大姐結婚、二姐結婚、三姐結婚、四姐結婚，全部跑光光，剩下我跟最小的妹妹，還要照顧兩個姪兒，然後外公又被引誘出去外面賭博慢慢的積蓄都花光光啦，甚至把所有的建地阿，工業區徵收分的建地都賣光光、吃光光。」

再來就是我針對女主人這個名詞對她的澄清了。

第一次聽媽媽講女主人的重點，都只聽到她在說明女主人的角色對家庭經濟的重要程度，特別強調外婆去世後家道是如何中落、外公是怎樣被「女仲介」拐出去。但是把「媽媽很重視家人間的關係」這個感知拉進來重讀這一段時，卻看到在描述「女主人」時，媽媽嘴裡的場景都是關係斷裂的情境。「大姐結婚、二姐結婚、三姐結婚、四姐結婚，全部跑光光」、「外公要給舅舅和舅媽去阿根廷打天下，那時候的大阿姨結婚了、三阿姨和四阿姨也結婚了，剩下我跟小阿姨」、「舅媽回來以後就很生氣啦，生氣說為什麼家庭被弄到…這麼有錢的家庭被搞到負債累累？就怪外公啦」。阿姨們都嫁出去有了「自己的家」了、舅舅和舅媽離開了台灣，回來後卻「責怪」外公。早在外婆在世的時候阿姨們就已經出

嫁，直到外婆過世之後媽媽才形容「全部跑光光」，也許是外婆過世之後媽媽才發現家人彼此斷了連結。外婆是兄弟姊妹之間的聯繫樞紐，即使出嫁的姊妹們還是能夠靠「母親」這個角色維繫住相對於傳統「出嫁的女兒」的溫和的關係。正是外婆過世之後媽媽才發現自己得要在「獨自一人」的情境中獨自面對家中的難題。

外婆還在的時候是媽媽正快樂的時候，她形容「上有哥哥姊姊，每天就是快樂的玩、去田邊摘水果吃」，外婆過世後哥哥姊姊並沒有消失，他們仍活在這個世界上，只是姊姊們各自有了「自己的家」、而大嫂又告訴她「很快的將來你並不屬於這裡」。這時我看見了在媽媽心底女主人最重要的事情是什麼，也許女主人要教養小孩、要扶持丈夫、要勤儉持家、要讓家裡的人三餐有飯吃、要洗衣清潔打掃，這些只是一部分而已、而且在媽媽的人生中這些都做得很好，唯一做不到/還沒做到的是她一直常常對我們說「我就不明白你們兄弟為什麼感情這麼差」。失去了原生家庭的關係後結了婚有了孩子，但是在這個自己營造起來的家中，至少從我開始，媽媽沒能把家人彼此間的關係維繫的像是她小時候那樣溫馨、快樂。

所以她才覺得自己還沒完成女主人的責任。

四. 原來媽媽不是不給，而是她不會

這次故事聽完之後，我和媽媽彼此間的互動無形中增加許多，而且細看下來更多是我主動做出了接觸。平常的時候晚上 7 點多媽媽會和小姪子坐在客廳裡看電視，而我會從房間裡下來一個人在廚房裡吃晚餐。後來幾天，忽然想把菜夾一夾到客廳裡坐著吃，很難說的清楚為什麼忽然想要這麼做，大概是在聽故事的過程裡感覺到其實媽媽也是一個「人」吧？第一天媽媽看見我端著飯菜做到客廳來問了一句「幹嘛？」我隨口說了聲「吹冷氣」，一碗飯一盤菜，短短的十幾分鐘的一頓晚餐，沒什麼實質的變化，卻持續第二天、第三天都這麼做。鎮中心開了一家新的連鎖中價位的麵包店，在裡面逛了兩圈夾了兩條麵包，有一個感覺說也許可以回去大家分著吃，我請店員切成四份，一次、兩次都這麼做了，前些日子下班前媽媽傳了一個訊息說「我感冒幾天你就自己買晚餐回來，順便幫我買麵包你之前買的」。

有一個感覺是其實媽媽在無形之中都已經準備好與我互動，只是我拒絕了這些接觸，但是過去也曾經想要互動卻被她的那些「關心」所打回票，唯一的可能是我和她都有些許的變化，然而這時候我卻講不太出來。

現在我明白自己的改變在哪裡，我一直渴求著親子關係，認為那是媽媽應該給卻不給我的東西，在潛意識裡那是她有意為之，能力所及卻不做為，但是訪談中卻看見其實媽媽並不是這麼清楚到底好的家庭關係是什麼，或是該怎麼和孩子建立更好的親子關係。我能夠看見她也曾像我一樣以為自己很自然的就在家裡的一份子，卻在環境現實裡被一句話打的遍體鱗傷；我能夠看見她曾經為了家著想、想和家人分享好的方法，卻遭到無情的拒絕而閉口不談；我能夠看到她努力的嘗試在兩全其美的情況下既為我們的未來著想、又希望我們能夠都是他的乖孩子。我終於看到所謂的親子關係不是天生的，也終於明白當年從我嘴裡冒出來講給培元聽的「家庭關係不是天生的」這句話真正的意涵。

為什麼會對媽媽感到憤怒？因為我覺得她應該為我遮風避雨、為我主持公道，所以當我受了委屈得不到媽媽的安慰時時就會責怪她做不好、沒有盡到母親的責任。我以為這些都是她天生要會的、更認為這是要為人父母之前都必須先做好的功課，所以我為了她的準備不全生氣。

其實媽媽不是不願意給我理想中的親子關係，而是她也不知道那是什麼。在現實的環境下她真的已經努力的去做好她能做的事情，但我要的已經超出了她的能力範圍，她不是不給、而是她真的不會。

整理完這次的訪談稿明白了這點我才知道自己為什麼會做那些改變，願意慢慢的接近她、小心翼翼的試著搭起一些瑣碎的說話機會，也許在聽的過程之中，情感早就先理智一步體諒媽媽了。

媽媽不懂該怎麼做才能給我想要的關係，我雖然也不能確定修復我們之間的關係正確的路在哪裡，但是至少在訪談後我有一些問題想再聽聽她怎麼說。

(二) 為了改變親子關係作的準備

一. 和媽媽和解對我是重要的，這意味著我不是個無力的人

到目前為止我認為自己身上最大的問題就是那種無法擺脫的無力感，它來自小時候自親子關係綿密的壓力來自於做什麼事好像都無法得到成功的感覺。但是現在回頭想想，真正的開始感覺到無力似乎是國、高中那時候整個人被家庭排斥、不認同的感覺。

哥哥一直很嫉妒我，因為讀書的關係我不用和爸爸早起回去流汗工作，還能夠得到媽媽和親戚的讚賞，因為內向聽話不亂跑的緣故獲得爺爺奶奶的疼愛，他一直認為憑什麼我這樣對家族沒有貢獻的人能夠獲得這麼多人的關注和資源。所以他不願意和我分享漫畫、零食，也會在大庭廣眾下嘲諷我是個只會吃不會做事的大禿呆。本來這種欺負我可以很簡單的透過學習成績來反擊，但是在國中跟不上課業的學習，我完全失去了當初能夠至少和他平行的立場，逐漸變得孤僻和暴躁。哥哥的嘲諷似乎越來越有道理，在無法取得優秀成績的情況中，他的指控變得越真實，而我越無力去反駁這些話語。

本來一直不介入我們爭吵的媽媽，一直擔心我情緒變化卻找不到方法改善只能在一旁束手無策的媽媽，這時候看起來卻像是對我的表現感到非常失望，她的無能為力在我眼裡卻是這麼的像投資失敗的商人冰冷的看著讓她賠錢的廢品。

而在我的故事裡一直沒有出現的弟弟在這段時間裡卻被我用卑鄙的手段剝削著。那時家裡只有一台電腦、平時我住校而媽媽也禁止他玩電腦，假日時變得我和他要搶奪電腦的使用權。那時我正迷著線上遊戲，他也想要玩所以就讓他使用我的角色，本來只是讓他玩看看，結果卻發現在無聊的練等級過程中是有一個人可以協助我度過這段時間的，我不需要花時間在無聊的事情上面，所以我開始利用他，名義上是大家共玩一個角色、實際上我一直認為這屬於我。他能做的就是操作角色打怪物，舉凡要花錢買裝備、去哪些地方打怪物等等的事情都需要經過我的同意，漸漸的他也有了意識想要玩屬於他自己的角色，這時我卻跟同學商量要

怎樣才能把他牢牢的綁在我的帳號上，免費幫我練功一輩子。同學提議刪掉他角色，但那時心中的罪惡感讓我拒絕這個做法，我採取了另一個不用刪角色卻會讓他誤會角色被刪的方法。首先是威脅他，如果他不玩同一個角色就叫同學刪他帳號，然後我偷改了伺服器位址，他用自己的帳號一登入看到角色選單空空如也，我忘了他當時的反應是怎麼樣了，只知道沒幾分鐘我就後悔這麼做了，我偷偷改回原來的位址，讓這件事情就這樣子過去。

之後他漸漸的不碰網路遊戲，高中換他住校，而我大學離家後就與他很少再有互動，弟弟也就消失在我的主要關係之中。和他易地而處，我應該會覺得這個哥哥是一個王八蛋，憑什麼對他做出這樣的事情。高中那幾年的過年大掃除，我跟媽媽冷戰只坐在電腦前面聽音樂看小說，媽媽全靠弟弟幫忙整理整棟房子，我不曉得媽媽得花多大的力氣才安撫了他，如果是我可能就會把坐在椅子上的那個人形容成「無藥可救的廢物」，將之排除在關係之外 - 這也是當時一直啃噬我的心靈的恐懼，我越覺得家人都看不起我、討厭我，我就越只能將自己縮在那邊一動也不動。

我和家庭的關係是疏離的，空間上的連結反而更強化了關係上的斷裂，在斷裂中感覺到極度的孤單，我等不到人來救我、也救不了自己。漸漸的將這一切簡化成 - 媽媽對不起我。

為什麼我要選擇和媽媽和解？固然是一直渴求著緊密溫暖的親子關係，同樣重要的是我得回頭去把自己救出來，透過行動告訴 10 多歲的我：「嘿，你不是一個人。雖然我來晚了，但是我可以帶著你，你可以跟著我，我/們來重新和家裡建立聯繫」。和解不只是和媽媽修復關係，同時也是在修復過去的自己與世界無法建立關係的斷裂關係，那也許就是我一直感覺到的「無力」的來源。

二. 準備好「只聽不說」，聆聽媽媽對我的看法

其實在訪談中媽媽曾經有幾次想將話題轉到我的身上來，但我阻止了這件事發生。至少有兩次媽媽提到「再來是你的問題」，在第一次的時候我把大阿姨的故事拿出來當擋箭牌，要媽媽繼續的描述大阿姨結婚、

出家以及表哥、表姊的故事。原因就如前面所說的，我還沒準備好。這次的訪談中我還不打算將那道傷口掀開，因為看不到目前有癒合的可能性，如果真的讓媽媽再次的去描述那些「小時候很乖很聽話功課很好不用人擔心但是越長大越不知道在想什麼也不幫忙做家事也不孝順父母又不會照顧自己的身體我真的不知道你將來想做什麼叫你去考公務員也不要你有辦法像大哥一樣蹲下去做農嗎我最擔心的就剩下你而已」之類的话语，我肯定會反駁「從小時候是如何被忽略到覺得家裡沒有人在意我沒有考慮我我的想法都不讓人說話到底有沒有在聽我說什麼」，成為親子雙方互掀傷口的情景，而我們沒有療傷的機制、沒有療傷的意識，也沒有能夠成為雙方支持者的重要他人。

幾年前開始，藉著離家讀書保持空間上的距離，讓我能夠從「道德」上替媽媽找出以前她對我施為的理由。在視角上，我是朝向「一個母親在那個當下能為他的子女付出的事情」做解釋，依舊是以審視一位「母親」的角度去檢視親子間，母親對子女的應為。背負著這種關係預設，我帶著自己的「道德」- 期待理想中母親應該怎麼對待我 - 觀看普世的「道德」，在一定的空間與距離下跟媽媽沒有直接的接觸、感覺不到面對面會發生的期待與衝突，普世的道德規範會錯置出一個「他我」，彷彿遭受到忽略與不公平的是另一個時空中的我，而現在的我則免除了這個狀態，能「客觀」的去理解媽媽的做法進而原諒她。但這是一個假象，只要一回家、甚至只是電話中的交談，普世道德錯置出來的「他我」便立刻碎裂消失，我仍然要面對令我感到憤怒及委屈的媽媽。我只能自己面對、宣洩情緒而且還不能抒發，我沒有辦法暫時擺脫一個兒子對母親的期待、單純的從人與人的角度同理她，媽媽更做不到。所以我們只能各說各話找不到解方，這就是在訪談的起頭我會阻擋媽媽談我的原因。

但到了第二次媽媽試著要講我的時候情況有些改變，先前那些原因仍然存在，不過講到哥哥的事情的時候我聽媽媽講故事的時間也超過了一個鐘頭，這是這麼多年來第一次平心靜氣的聽她說那麼久的話的一次，說的內容是過去曾聽過的片段、卻不像今天這麼連貫的她的故事。故事的內容是其次，我發覺自己有點沈浸在聽媽媽說話的過程中，或是說陶醉在能夠這樣子心平氣和的面對她這麼長一段時間的情境裡，而不是過去少數時候一起坐在客廳看電視、焦點全在螢幕上的那種感覺。我有些捨不得這個情境因為談到「我」而結束，然而這個情境卻也令我決定要

再找一個時間好好的聽媽媽談「我」。因為忽然覺得平心靜氣的聽她說那些「小時候很乖很聽話功課很好不用人擔心但是越長大越不知道在想什麼也不幫忙做家事也不孝順父母又不會照顧自己的身體我真的不知道你將來想做什麼叫你去考公務員也不要你有辦法像大哥一樣蹲下去做農嗎我最擔心的就剩下你而已」是可能的。

這對我有什麼意義呢？之前這些話出現的情境都是對我當下行為的不滿、是帶著情緒和特定的切入角度的批評，也有可能是情緒不好的遷怒或是被某個颱風尾掃到，固然是在對我講話，卻也有可能真正的對象不是我。我想要找一次機會，明白的邀請她「來吧，告訴我妳是怎麼看我的，在妳的眼中我就竟是什麼樣子？」，想知道當對象只有我一個人的時候她會怎麼說。同時也是一個機會讓媽媽能夠有一個較長的時間思考、整理，對她來說我是一個怎樣的兒子，也許會遍體鱗傷，但我就是想知道是不是在她眼中我真的這麼不堪。也就只有在能夠看見媽媽眼中的那個我之後，我才辦法告訴她其實我是什麼樣的一個人。

三. 重探「道德」在我們關係中產生衝突的可能影響

將訪談逐字稿整理完成之後我拿給一起工作的教保員們看，桐旭看了之後說他感覺到：「你哥就是照著你媽的意思活」，這讓我深感共鳴。我對媽媽的不滿有一大部分是源自於她的霸道。在書寫這一段的前一個小時我又再次的感覺到這樣的經驗，她在我的門外叫了兩聲，說「請你出來」，她讓我去幫忙舅舅搬東西。在她的觀念裡其實沒有「請」這個概念，「請」不過是個語助詞、或說是個形式，在親子關係中她不能接受她的要求被拒絕，我們的衝突也常來自於此。相同的是，我們（兄弟）也不能夠接受我們的要求被媽媽拒絕，差別在於媽媽比我們擁有更多的資源。

在訪談中我隱約看到，媽媽這樣的態度也許來自一個概念，她認為自己沒有錯。剛結婚在婆家生活，一下從不怎麼做家事的小姐變成洗衣煮飯掃地樣樣都要做的媳婦，又看到早在外面生活的大媳婦和體弱的三媳婦都不用像她這麼辛苦，她感受到的強烈的不公平與委屈。另外一個時空，哥哥在學校被老師責罰時他握緊了拳頭，這個行為被老師告狀到媽

媽那邊去，媽媽非常生氣他怎麼可以對老師握拳頭。哥哥不服，做錯事的不只是他一個，憑什麼就只有他被處罰別人不用。固然被老師責罰很不爽，但他更生氣的是覺得自己受到了委屈和不公平的對待。媽媽聽了之後知道了哥哥的想法，說「就是不對所以才被處罰，你怎麼可以對老師握拳頭」壓著他向老師道歉、並且自己也提了水果到老師家中表示歉意。

我問她，那時候哥哥心中覺得委屈和不公平，像妳以前在阿嬤家做牛做馬的時候一樣，為什麼你就不能體會一下大哥那時候的感覺？媽媽回答：「我沒有錯阿，你大哥他對老師捏拳頭不對阿」。這種堅硬的是非、道德觀念是讓媽媽進不去我們的心中很重要的一個因素。

幾年前看了德浩的論文，印象清楚的一段是學生與校方發生衝突讓第一線接觸學生的行政人員倍感壓力，有次他到處室想要向校方說理，沒想到對方搶在他的前頭說了一句「我可以不要說嗎？」德浩被這樣的態度氣到準備要開始戰鬥時，卻看見對方流下了眼淚。這時候他感覺到，他在戰鬥的對象不是單純的是非對錯，而是活生生的人。

相反的，媽媽的是非對錯之堅固令她無法「同理」我們的感受，這無關技巧，翻遍我腦中的記憶從來都沒覺得媽媽「懂我」過的經驗，有的只是不斷的說理、說教。

嚴厲不是錯，更別提其實媽媽對我並不嚴厲。在身障領域工作一年多認識了一些有十多年資歷的教保員，看見他們有時候在對待身心障礙者們的態度會讓我覺得不夠人性，然而他們和服務對象建立起來的關係卻比我使用「人性對待方式」來的自然、自在。也許差異在於他們能夠進入對方的心中。

現在的工作上不斷遇到機構不考慮實際情況，剝奪了工作人員加班時數的權益問題。對我來說這是攸關自己內在價值的問題，是我的道德所不允許的剝削情況，身為社工理應阻止並設法協助他們取得應有的權益，在工作人員不太觸碰得到的層面上我和機構有著許多的爭執。有天在公務車上和桐旭提起這些事情，雖然他也認為這樣對他們很不公平，但是更覺得如果沒有的話那就算了，他不想因為這些事情搞的大家都很不舒服，他希望留下好的情緒和服務對象一起生活。其實這些話他不只講過一次，只是每當他提起的時候，我心裡所想的卻是「勞動者尚未覺醒」

的看法，我帶著教育的心態觀看著他們的「不懂」。這天，忘記發生什麼事情我有點情緒起伏，但這個起伏卻令我意識到自己是是不是正利用著他人的苦難滿足自己的道德爽感？

媽媽堅持自己的是非，看不見她的孩子；我堅持自己的道德正義，無法體會工作人員真正的感受。到頭來我們都無法達成自己良善的目的反而傷害了別人。這種看不見往往就是誤會與衝突的源頭。

在公務車上雖然沒有對桐旭正式的道歉，卻也為一直以來都沒有澄清他們的感受和想法表示會再檢討，但心底有一股模糊的聲音不斷在質疑難道所謂的尊重別人真的就是要服膺對方的感受嗎？難道這個狀況不就確實是勞動這不斷的容忍自己的權益被吞噬，才造成上層階級將剝削視為平常且正當的事物嗎？如果因為尊重少數個人的感受而退讓自己的道德底線，那麼我自己該何去何從？

和 pak chai 在香港的那幾天他帶我去看了工人文化藝術節的表演晚會，我帶著相機以觀眾與攝影師的角色進入表演空間，無論演出如何精彩我都只在入口與舞台間一個直線走道的距離，以左斜的方向拍攝相片。表演結束後 pak chai 問說為什麼一直都在那個地方，沒有移動尋找不同的攝影角度？我的答案是怕干擾別人欣賞表演。聽了我的回應他說「應該是沒關係吧」。幾天後我問了他一個困擾已久的問題，當在街拍的時候要怎麼知道拍他（拍攝對象）是沒問題的？「他會過來告訴你⁸」，我濃縮了他的答案。

他的回應當下解除了我大半的疑惑，一直以來太過在乎別人的感受、小心翼翼的避免對他人造成干擾與影響，講的更直白就是怕得罪別人、怕引起衝突，所以就陷入了在習慣關係中把自己的存在擠壓到最不起眼的狀態。pak chai 的答案讓我明白關係是在接觸後才開始的，所以不要怕接觸，也許是受惠於這個理解，我開始慢慢的變得主動積極（相對於

⁸ 其實他舉了個例子，他曾在海灘邊拍攝兩位老婦人，奶奶們看見自己被相機對著就走過來看到底是怎麼一回事，pak chai 將剛拍攝好的影像秀給她們看然後聊了起來。他說：「其實被拍攝的對象向你靠近時你可以告訴他們為什麼你想拍他們，可能是覺得很美、他們聽了就很高興，也可以試著留 e-mail 承諾會把檔案寄給他。」對 pak chai 來說會不會被拒絕那是交流後的事情。但我也問了，如果對方不喜歡怎麼辦？「那就把照片刪除吧。」但是對方很生氣怎麼辦？「那趕快跑阿，哈哈。」

過去而言)。

發現自己越發的對關係的主動積極是我感覺到喜悅的地方，但越在關係中就越真實接觸到自己與他人的不同，像桐旭這般的例子也發生不少次。也許在一般的關係中我可以因為理念不合選擇中斷或退讓似的選擇妥協，因為這種關係不會是生活的主軸。但是今天想要跟媽媽和解，我還是會想要讓她認同我的思考與想法，不希望她只是透過母親的包容來容忍我和她想法不同的做為。希望能與她和解就是意味著希望我們能夠一起脫離相互不了解與誤會的疏離狀態，而不是讓她看見一個好像「回來的⁹」孩子，我不甘心，這會好像只有我做錯了一樣。華人文化中要穩定複雜的關係最重要的是「忍」，所以才會有百忍堂的廟宇彩繪藝術，但是我認為「忍」只是相互妥協的維持現狀，沒有辦法使我們在關係中得到超越。

現在可以很清楚的推算，即使我和媽媽開始朝著和解的方向邁進，總有一天會遭遇到想法不同所產生的摩擦和衝突，只要互動越頻繁、衝突也就會越頻繁，當衝突達到臨界點時，是不是又剩下忍耐和破局兩種結果？

寫到這忽然一口氣洩了出來，難道相互的包容忍讓真的不好嗎？穩定的關係不正意味著所有人在關係裡都能得到一份舒適的感覺嗎？我不曉得，如果大家都能這樣舒適的過完這一遭，包容忍讓又有什麼關係呢？面對這個疑問我忽然感覺到無力，但是我知道只能繼續往前走才有機會看到答案，也許就像 pak chai 說的先接觸才有關係，在關係中的衝突才會有機會明白所謂的「影響」對我來說又是什麼。

帶著這個疑問，我想我真的準備好要進入下一個訪談中了，因為我想知道自己到底可以在這段關係中走到哪裡，我也很想知道在先天受到「包容」框架極大限制的親子關係中，相互的理解又能達到什麼程度。同時我也想明白，這樣子的疑問是否只是一個理性帶來的枷鎖。

⁹ 回來意味著是我走出常軌，而她一直在正確的那一畔苦苦的等著我這個走歪路的孩子回到「正確的」孝順、貼心，傳統格局下的親子關係中。

斷章

當你讀到這裡的時候，我想告訴你這份論文是「斷的」。

在一開始書寫自己的故事的時候，腦海中想的是要將自己的生命給「記錄」下來，所以在第一章說明了為什麼會有這份論文的產生之後，時間軸就跳回到過去：小時候的家庭生活，試著描繪現在的我是在和家庭不斷的疏離關係中所造就出來的；接著順著時間的推移來到研究所，在這裡獲得了一個整理實習經驗的機會，透過這次的書寫使我能夠明白，如果要解決自己的問題就必須將自己置身在現實世界之中；帶著這樣的理解，在兩年中我做了三次大的行動：去香港、去花蓮、去工作隊，這三次的嘗試對我來說是一種質的轉變，僅僅是「嘗試改變並且付諸行動」這樣的決定就與過去的自己完全不同。然而在這些嘗試中卻發現自己根本沒有辦法置身在現實的關係之中，當自己越是想要安身在「現場」就越發現自己的孤寂以及與周遭的隔閡；最後我開始書寫針對在目前的工作場合，自己與服務對象、工作人員來往互動的經驗，並且試著去解析在這些過程中我的做為能夠如合解釋、或說反省，並且在這個機會中尋找能夠使自己融入現場的「方法」；最後，在一次一次的試驗中發現想要依循著「方法」進入到關係中反而是種突兀的狀況，而在某次畫圖的嘗試裡卻體會到了一種專注與投入的經驗，讓我感覺到自己能夠安然自在的置身於這個現場之中，不會像之前幾次經驗到的、身體內在有一股趨力想把自己從現場趕走。而這就是在原先論文中，我為自己這段故事中做的結論，如果要進入關係之中，必須先找到自己能夠自在的存在。

然而在口試的時候口委認為我這樣經驗歷程的書寫距離自我敘說有一段很大的距離，我以記錄和分析的方式陳述著經驗，但是這樣的書寫在他們看起來是缺乏層次的。他們沒有看到我在自己的文本中，他們看到的是類似實驗記錄的東西，我停在將自己的經驗客觀化，沒有再往前一步重返文本中尋找意義。為了協助我跨出這一步，老師們用有條件通過、藉著這個考試的體制逼著我再次去認識自己的母親、書寫她的故事，並且在故事中找到我自己。這就是你現在看到這份論文第三章的內容。

為了第三章，口試之後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投入在書寫之中，但體制剩下的時間已經不夠留給我為接下來的第四、五章做出對於書寫新的理解的修正，所以你接下來會看見的是與第三章內容格格不入的兩個章節。當然我可以選擇拿掉這兩

個章節，但一直以來在我的自我敘說書寫中缺乏的就是每一個新的理解之間的進程，也就是說是在什麼樣的情況進入了另一個階段，這些我一直都沒有交代的很清楚，造成這個狀況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喜歡把自己的經驗濃縮，以為是去蕪存菁結果卻是掐頭去尾。

所以我決定保留第四章和第五章，在閱讀上可以看到四、五章與第三章的不同，我開始能夠從記錄(第四、五章)逐漸地進入到文本中，看見自己並同理自己(第三章)。而在交出這份論文之後，我將會在運用至少一年的時間繼續書寫，繼續挖掘過去書寫文本中的自己、認識他們。

第四章 被帶動起來的嘗試

讀了學姐的信，明白了改變只能從自己做為起點後帶給我的是一種難以言喻的充實感覺。在此之前我被一股濃厚的負面力量所圍繞著，這股力量不斷的耳語著環境的影響是如何的強大，自己活在這個世間是多麼的無助與無力，每每生活只能被牽著鼻子走。每天只覺得生活一成不變，去同一個地方上課、到同一加餐廳吃飯、買和昨天一樣口味的飲料，就連打個電動也從原來能帶動心情的緊張刺激變成每日的例行公事，不打會覺得怪怪的、但是打了又嫌煩悶。基本上能夠用「煩悶」來形容這時候的生活。

實習經驗的書寫是一個轉折點，在這個書寫過程中濃縮、整理的過往這些情緒並且以具體的形式將它化為文字，更具體的使自己看到它的輪廓。但更為重要的則是在讀了信之後看見自身在環境裡的角色行為是多麼被動的隨著環境中的力量隨波逐流，也就是透過這樣的覺查、一種新的認知才將過去的負面力量給沖淡，並帶來一股新的能夠推動自己行動的能量。這一章我想要分享的就是在這個背景下，我做為一個試圖改變的個體，透過意志採取行動，卻又在行動中感到疑惑與挫折。

第一節 莽撞的嘗試

（一）香港、鳳林，天上會下糖果的想像

到香港去是一個緣分。我在花蓮工作隊¹⁰上認識了 Pak Chai，他是位來自香港的攝影師，也是曉春在香港理工大學讀書時候的朋友，長期關注香港庶民生活中交織錯雜的豐富生命力，並且和來自不同知識背景的人合力進行了許多與人文關懷為主的紀實性攝影計畫。花蓮部落工作隊成行的第二年曉春自掏腰包邀請他到和平部落看看，透過這個機會我認識了他。在工作隊的最

¹⁰花蓮部落工作隊是培元與花蓮大比大協會共同合作的產物，其間透過許多人的牽線與資助至今已經進行了6年了。碩一時我就參加了第一次的出隊，除了2015年那次因為工作的關係沒去之外幾乎年年出席。

後幾天裡部落的長老布雅爸爸帶著我們幾個人上山尋找早期部落祖先狩獵時休息的據點，在這段山路中 pak chai 背著大量的攝影器材漸漸的落在隊伍後面，山境崎嶇不平又帶有高低差，有時需要手腳並用才有辦法前進，也就是在這段路上藉著協助與他開始有交集。那段時間裡剛好在迷傳科一偶像崇拜的那種迷，曉春說 pak chai 的論文用了傳科的理論、是個能清楚的講清楚傳科的人，加上我對攝影有點興趣，工作隊結束回程的遊覽車上聽見 pak chai 還沒決定接下來在台灣行程時，在反覆的思量之下把心一橫開口邀請他到東海由我招待三天，在這三天裡向他請教攝影的知識和傳科的理論。

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邀請朋友到家裡來招待，行動力的復甦真的是一件很神奇的事，這股力量的再現幾乎在很短的時間內改變我做決定的最後抉擇。這三天裡我瞭解了什麼是光圈、快門、ISO 以及三者之間明暗與畫質的關係，認識了基礎的攝影技巧，也對攝影的哲學與倫理有基本的認識。

後來和曉春、pak chai 閒聊時，聊到香港的社會運動現況、七一遊行以及「8 樓¹¹」，當時我對社運有著浪漫的憧憬，因而在鬼使神差下開口詢問能不能到 8 樓看看。pak chai 之前是 8 樓的成員，他贊同我到 8 樓去看看，表示會幫忙詢問現在 8 樓的成員是否同意我在那邊住上一段時間，不久後他要我寫一篇文章告訴八樓的成員們為什麼會想到 8 樓看看。文字裡我提了幾個原因，除了想看看香港七一遊行的情況、了解香港面臨的社會議題之外，主要是想跟 pak chai 學拍照。也不知道 8 樓的人們看了沒有，總之他們同意了。

6 月底帶著興奮與躊躇的心情踏上了香港的土地，無驚無險的到了 8 樓。將近一個月的時間蜻蜓點水式的看了七一遊行的盛況、工人文化藝術節的表演，也見到些香港底層生活的部分剪影以及活絡在街坊間的小型社區關注組織，更多的時間是跟著 pak chai 在夜晚的香港到處走走照照。20 多天後回到了台灣。按照故事劇情的發展，理當是在旅程之中獲得了不一樣的啟發、旅程之後朝著新的起點繼續走下去，然而這趟旅程並沒有充實或收穫豐富的

¹¹ 八樓，比較正式的名稱是自治八樓，位於香港旺角金崙大廈八樓。八樓是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學連)的產業，成立初期受到學聯的資金支援並有著極大的自治權，後來因理念及政治因素分道揚鑣。八樓的性質是個開放空間，裡面提供青少年喘息、外勞救援、口譯及異議活動器材租借等活動，八樓不是一個有特定目的的組織，比較像是一個運動的後勤站。

感覺，反倒是讓我既困惑又感到空虛。回到台灣在房間裡我不禁的問自己，難道我又錯了嗎？那種充權的感覺只是個錯覺嗎？我仍然是那個無助的人，只是做了場好夢？我不能接受這種結局，這一定只是我還沒找到適合自己的、想要做的事情，必須有更多的接觸與刺激。我這樣強自的打起精神告訴自己。接著我就寫信給花蓮的牛根草社區發展協會總幹事。

碩一的時候一次跟著培元到花蓮與大比大協會討論系上學生來到和平部落帶領營隊活動的事情，藉由在縣政府工作的學姊的介紹也順道的去了鳳林鎮的牛根草協會。過去牛根草協會是一個熱絡的在地組織，鳳林鎮人口有很大一部分是由新移民女性配偶所組成，在縣政府與移民署資源的挹注下協會聘用了許多雇員進行著新移民培力的工作，然而隨著需求遞減加上會內事務有所紛爭造成人士的大幅變動，待我們到那邊的時候協會只剩下總幹事和一名大姊。

總幹事像我們介紹了協會的歷史、鳳林鎮的狀況，也強調這裡有許多待進行的事情。他有許多想法，比如說把鳳林車站廣場旁的閒置建築拿來當做是新移民培力據點、可以發展成一個類似市集的地方；又說鳳林這裡的是有歷史厚度的，想要進行一些口述歷史的蒐集與整理。這些對未來的憧憬在當時就像一顆顆飽滿甜蜜的果實不斷的在撩撥我。

自香港回來後，受到自我懷疑的影響以及行動力的推力，我對牛根草的總幹事表達了想過去共事意願，他很快的回信歡迎我來，並且約了一個時間到鳳林去與他談談。8月的某天我們在牛根草的據點談了一會，初步確定了來這裡的生活問題，社區發展協會據點的二樓房間可以提供住宿，生活費則是以協會的名義向縣政府申請高風險家庭訪視關懷方案，用訪視補助金作為我的薪資，因為實際上已經停擺運作的牛根草是沒有資金發人事費的，當天我帶著興奮又不安的心情坐夜車回到了南投。幾天後總幹事又電話告訴我附近的鳳林國小缺一名代課老師，他向主任推薦我，問我有沒有意願擔任，薪水雖然不多但也不無小補。這件事最後有點滑稽，我電給該校主任口頭上確定了這份職缺後不久，主任又回電說校方其實又找到另一位代課老師，而我對這份工作也不是特別的期待所以也沒有跟主任爭取什麼，最後可能是在總幹事的人情壓力下，主任安排給我每周3堂課的時數和另外一名老師共享這份職缺。至此，到花蓮去工作的事情大致底定。

然而到花蓮這段時間並沒有解決我的疑惑，反倒讓我陷入更深層的懷疑以

至於陷入更低落的狀態。在牛根草，除了進行為之生計所需的家訪和記錄、每周的代課之外，與過往生活一樣無所事事的情況帶給我更大的恐懼。縣政府給了我 10 個訪視的名額，每個月需要電訪一次與家訪一次，而學校的代課則是周五下午兩堂，但是在這些時間之外我該幹什麼？

在我的期待中，也許就像傳統的老師帶著學生做研究一般，有一個主軸規劃計畫之後，循著計畫路線去做事。我內心中盼望著總幹事已經有了一套計畫只是缺人手執行，事實卻是也許他自己也不知道要做什麼。無所倚靠的感覺一絲絲的侵蝕著我的心靈，在學校至少還能自我說服是學生、找到自己的位置，在牛根草的我是什麼人？不是執行會務的僱員、不是體制內進行制式業務的社工、在學校裡既不是老師也不是志工，我找不到與身邊周遭一切的連結。空虛與慌亂不斷地蔓延著，有著一種說不出的難受的感覺，朋友建議我讀讀散文紓解一下情緒卻沒啥用處。才一個多月我就想逃離這個地方，在知悉協會因為文件登記不全無法向聯合勸募遞交計畫申請書時鬆了一大口氣，我有藉口不必留下來了，只要撐到 12 月把縣府的計畫結束後技能離開了。這個愉悅的程度甚至蓋過了對自己的又一次懷疑。懷疑，隨著時間慢慢發酵，越發的不明白到底自己追求的是什麼、使我難受的又是什麼，那股透過文本書寫所看見的力量對我又有什麼樣的作用？這些問題混雜再一起，我消沉的逃離了這個地方。

（二）花蓮工作隊，發現自己根本「待不住」

結束在花蓮生活的那年一月，我將行李打包用貨運寄回家之後我騎著車從鳳林一路往北到秀林參與工作隊的活動，雖然離開花蓮讓我感到壓力驟散、然而整體的身心狀況卻很低落的，整整一週的時間我幾乎是窩在禮堂據點的後方無所事事。其他人對這個行為很不理解，他們問我為什麼不到禮堂外面去走走看看有什麼事能做，對此我無言以對。

第二次部落工作隊的時候我選擇了庶務組預算管理的工作，活動期間內為了能讓每筆金錢都有清楚的記錄、也確保各組能再有突發狀況的時候獲得支援，我選擇龜在禮堂後方守著電腦和錢袋。這樣的庶務工作並不困難，很快的我就無事可幹、感覺非常無聊，接著就拿出帶來的掌上型遊戲機填充這段

空白時間。同樣培元他們對我這樣的行為也感到困惑，為什麼要在這個特殊的時間空間裡做平常就能夠做的事情？確實在這段時間裡打電動是有種實在的罪惡感纏繞著，覺得不該在這段時間做這樣的事，在那個當下對此行為的自我解讀是「我被該在什麼時間做什麼事的框架給限制住了，所以這不是錯事而是種選擇的衝撞，罪惡感是來自於自我規訓的箝制」。工作隊結束之後我試著用自我對話的方式，以文字書寫來重看這幾天發生的事情，其中對打電動的行為做了下面這樣的回應：

做什麼確實是自己的選擇，但我想說的是當你選擇在禮堂裡打 psp 時，你同時就封閉了在禮堂外面的可能性。換句話說，你在那個時後沒有搞清楚「保持彈性」這四個字的意思。你將自己限制在「記好帳」這個條件中，所以從這裡延伸的個種選擇都會被你的條件限制。你說為了即時記帳，所以你需時時刻刻都待在電腦的旁邊，空間上你被電腦所及的範圍限制，時間上你被"即時" 限制。因此你的可能性就只環繞在禮堂的這個範圍裡。我覺得所謂的彈性，指的不止是方法上的可變動程度，它指涉的更是一種對自我機會的開放程度。若對彈性的概念只停留在方法上的彈性的話，很容易成為沒有原則的人。而你把自己限制在禮堂裡，沒有開放出來，並對其他人的所說的話有防衛性的反應，某種程度上就是想要圍持現狀，並沒有保持彈性。

我把這樣的狀況定義成不同選擇造成時間與空間上的窄化，進一步喪失接觸其他可能性的機會。從某個層面上來說確實是這樣沒錯，但是隱藏在背後的、我為何會無所事事、為何會對「無聊」產生恐懼與不安卻沒有被看見與解釋。對「空白時間」的拒斥一直存在於每一次的工作隊中，更存在於日常生活的每一刻裡。

我一直對這樣的空虛感有一個解釋：還沒有找到想做的事情。所以一直覺得是受到新事物的刺激不夠，以前認為身邊沒有足夠的資源有更多接觸不同刺激的機會而感覺到人生無望，後來透過行動力的滋長、腦袋裡回想起一位老師說過的一句話：「興趣不是找到的，是長時間培養出來的」，也就是說不是找到興趣、而是把某件事做成興趣。這個解讀開啟了我另一個嘗試，為了逃離在花蓮工作隊空白時間的空虛感，也為了尋找能夠填補日常生活中「無聊」的恐懼，我決定試著用一個「攝影計畫」來讓自己有事做，也讓他變成「一件事」。

某次在高雄我看到 pak chai 使用 stop motion(逐格動畫)的方式將暫居的特色旅館做了記錄。實際操作起來就是將相機至於前方、每走幾步路便將前方的景象照下來，這一串照片用電腦連續撥放起來就會使畫面看起來像一格一格慢速撥放的動畫一樣，讓讀者有「一步一步往前進」的感覺，基本上就像慢速的錄影一般。用這個方法在一周的時間我記錄了和中部落的社區街

景以及和平部落一部分的社區圖。這是一個費時費工的辦法，確實的使得將大部分的時間都投入在拍攝上面，卻沒有得到預想的效果。事前想像這應該是個能透填滿內心空白的行動，就如平常我看小說一般體感的時間只過一瞬，外部的時間則已過三時，實際上在拍攝的過程中本來想用行動逃離的恐慌感卻陰魂不散的跟在身邊久久不散，也就是說我並沒有「投入」到我的行動中，只是看起來正在做這件事。類似感覺在日常中不斷出現，感受最深刻的一次是在花蓮生活的那段期間的某一個周末，本來預計到花蓮市區的一家二手書店好好地消磨假日時光，然而踏進書店的那一刻起巨大的空虛席捲而來，這股感覺不斷地叫我離開這個地方，只要我越覺得應該停留、要求離開的推力就越大，有點像是超我與本我的對抗。10 分鐘後我離開了書店，而原本的預想至少是 2 個小時。

stop motion 攝影計畫雖然完整的拍完了和中部落及部分的和平部落，這次的行動卻沒有帶來充實感，只是帶著空虛進行空間上的移動。顯然的強迫自己去做看似有意義的事並未能替自己從中獲得、或說再創造出意義，至此我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問題：「我想在這裡卻沒辦法在這裡」。

「在與不在」是每次花蓮工作隊開拔之前培元都會提醒大家的問題，對不懂這句話意義的人來說（如我）即使大致上能懂得他想表達的意思卻無法體會其真正的意義，基本上就是指你的肉體存在於這個特定的時空中（和平部落）但是心靈卻不在這裡，某種程度來說是心不在焉，對我來說則遠比這個更惡化。長久以來我覺得自己是孤獨的，與這個世界若即若離，時常想著如果下一個瞬間因為意外結束生命的話會怎麼樣？走在路上我的雙眼沒有焦點，觀光景點與自然景色鮮少能使目光多暫流那怕是一秒鐘。對周遭的人我既膽怯也毫無興趣，即便是朋友也不會去關注他的喜好、習慣，若要總結對方是怎麼樣的一個人我只能啞口無言。簡單來說我對這個世界沒有什麼興趣。雖然對世界的某些剪影、片段會產生不甘與憤怒的情緒，比如社會的不正義、權力者的壓迫，但我的目光總是望著遙不可及的遠方，在隨手可觸範圍裡冷漠以對。我不清楚到底是從什麼時候開始、也不知道為什麼會變成這個樣子，只知道似乎跟周圍的世界格格不入，一直到最近才明白這是與世界失去連結的狀態。

這種狀態可以追塑到家庭的互動關係並且延伸複製，然而重要的是即使我逐漸了習慣這樣的關係並在高中、大學時候對如此的存在形式感覺到「理所

當然」，卻仍在沒有察覺的情況下做出了想要離開這種失去連結的處境。國小第一次挑生日禮物的時候，選了認為哥哥會喜歡的遊戲；高中買遊戲機的時候最期待的想法是兄弟可以一起在電視機前玩；大學選購遊戲周邊的時候想像的是朋友們聚集到宿舍裡喧鬧的情境。這些都是我對與人關係連的渴望的嘗試。與人的疏離以及與世界的疏離原來是同一回事。透過本能，無論是再看到「宿命」前或後所採取的行動，想要要達成的也是同一回事，只是這些嘗試的方法是正確的嗎？

用外力，如攝影、遊戲周邊等，將自己導入連結之中，就如同強迫自己嵌入某個位置而建構出自己的存在。過去的經驗，不管用什麼樣的工具進入這種存在，仍然能夠清晰的感覺到「外來者」的疏離。我嘗試了一個錯誤的方法，也證實了方法的不可行，這樣很好，接下來只要繼續嘗試下一個方法就好了。

（三）尋找「不當外來者」的方法，卻越試越錯

一. 溝通和對話是怎麼一回事？

「看見了就不能無視它的存在」，現在我很肯定那股透過文本書寫所看見的行動力不是錯覺也不是曇花一現，因為離開花蓮回到學校一年後，它又鼓動著我去尋找那個不知名的目標，再次地離開學校。這次我循著一般的途徑透過網路投履歷進到了一家服務身心障礙者的機構¹²擔任社工員。這份工作是執行身心障礙者社區作業設施服務，簡稱小型作業所，在目標定位上屬於照顧服務的小作所裡頭融入了工作的概念，令服務使用者並不整天只接受工作人員提供的活動，每周有 40 個小時的時間要進行能夠換取某些酬勞的「工作」，勞動的成果也會換成金錢使他們有「領取薪酬」的行為，模擬常人在社會上的日常生活。

這是第一份有具體的「案主」、「社工」、「方案目標」等「明確的位置」

¹² 我從這家單位離職，至少在我的認知內是與單位經營者與其經營策略有衝突，我不想在此把單位的名稱標記出來。不想的原因還很模糊，可能是害怕展現出自己標準的不一致或是擔心其主事者與相關主管的影響力。

的工作關係，與過往的生活經驗保持一致加上前任社工不遺餘力的協助交接等事宜讓我很快地就適應了這份工作。在學校令我較為信服的老師們都強調著透過直接的與對象接觸才能更了解他們，接觸的書籍多半也都總結的一件結論：只有建立起真正的關係服務/治療才得以展開；這些話語讓我有一個行動上的認知，至少在物理距離上是要和服務對象靠近的，此外培元也建議至少要與他們一起工作幾個月的時間，所以我想著至少一個月的時間能與他們在同一個空間裡一起做同樣的事。起先跟主管簡單談過後得到他的同意，結果不到兩周主管跑來勸導我不應該花這麼多時間在這裡¹³，他認為「社工應該有一些事情要做」。言下之意，他覺得和服務對象相處不是社工主要該做的事情。

從以前我就對社工這個「職業」感到懷疑，到底社工所做的「專業服務」是怎麼一回事？還在學校的我沒有接觸過任何教育體制以外的系統，在想像中所謂社工其實就是政府外圍不具備公務員資格的雇員，所辦理的是政府指定的業務，社工作的事情其實跟一般的文書作業員沒什麼兩樣。所謂的三大方法沒有辦法說服我社工是一個需要透過專門的教育才能夠訓練出來的職業。大學者們喜歡將社會工作說的是一門富含生命力的職業，在校園中接觸到的卻是低薪、長工時、低成效等死氣沈沈的訊息，如果一個行業僅能維持工作者的基本溫飽內在卻沒有其他東西的話有何生命力可言？照著格式寫計畫、安排講師授課、核銷、做成果報告，再進行幾次沒有意義和效果的會談，我真的不認為這種事情非得透過社工教育才能訓練出「人才」來執行，大抵就是能夠考上公務員、再接受幾場會話訓練的人就能駕輕就熟吧。

所以當主管說「社工應該還有別的事情要做」的時候我有些錯愕又覺得好笑，我都還不了解所面對的是一群什麼樣的人的時候怎麼會知道該做什麼？更別說他們是連面對面溝通都有很大困難自閉症者。那時機構的組織氣氛也不好，人際之間的紛爭和鬥爭已白熱化，為了不引起更多關注與明哲保身我選擇減少進入作業空間的次數，將剩下來的時間拿來「想像」一些做起來可能很有趣的計畫。隨著部分人員離職人事紛爭也趨近平靜，剩下一些潛入深處的餘波，接踵而來的是被要求在核銷上做的各種小動作以及組織在人事調動上朝令夕改的不尊重態度，有些發生

¹³ 該單位小作所空間位於3樓，社工辦公室在2樓。主管認為我花太多時間在小作所的空間裡。

在我身上有些不是，這段時間內我的精力都被這些瑣事吸引著，雖然也保持著想和服務對象一同工作的態度，但主要的心思卻不在這方面上了。

其實在這段期間內也隱約的發現一些問題，我一直把「建立起真正的關係」當成是自己邁入下一個蛻變階段的主要課題，比起過去物化的關係我相信人與人之間應該存在著一種更為人性化的相處模式。看見了宿命之後我不斷的在打轉，追尋著不以物化關係生存的可能性。過去的經驗成了反指標，特別是舉凡在親子衝突間曾經重複顯現的相處模式都會被界定成「錯誤」的方法，反之則有可能是「正確」的。「溝通對話」因而被我抓了出來。

幾個印象最深刻的記憶片段都是與母親「談話」的片段，這些談話的過程都會發生一個共同的情境：對話中斷，小學參加完營隊的那次、國中發洩壓力的那次都是如此。5年前寫完「實習經驗」的文本後覺得身上已經累積了一些能量可以重構家庭關係，培元也鼓勵可以嘗試重新開啟與母親的對話，因此在那個時間段中我試著和媽媽談這十幾年來做為她的兒子，我是怎麼過著這樣不是很幸福的生活。那天晚上專門到客廳去坐著，告訴她我有話想跟她說。我說了許多自己的臆測，包含小時候媽媽曾經哭著要我「不要跟哥哥一樣¹⁴」這件事，在當時被我認為是束縛自己很深的一件事情。以及許多我認為對我不公平，卻被她縱容的事情。那天晚上媽媽和我都淚流滿面，我宣洩了十多年來累積的情緒、她也終於知道了這個兒子生活的是這麼痛苦。然而這次對話並沒有成為關係重新建構的契機，反而使我對重構家庭關係感到心寒。

這場對話裡不斷看到媽媽在拒絕我的感受，幾乎每拋出一件事來她都急於辯解，說：「不是這樣」、「你誤會了」。誠然，事實的真相是重要的，許多誤解產生了誤會進而造成了傷害，從頭重新理解整件事情的真相有機會讓受到傷害的情緒平撫復原，不過在對談的當下我並沒有想和她釐清什麼才是真相，只是想訴說自己的故事、把那個不斷受傷的自己呈現出來告訴她我並不是一個冷冰冰的人。然而媽媽更在乎的也許是事實吧，雖然她也哭著、說著從來都不知道我活的這麼辛苦，另一方面

¹⁴ 應該是對長子的期望很高但是又單一標準，總之哥哥的成績不好以及不肯靜下來讀書在年幼時一直是媽媽的心病，應該已經讓她痛苦到絕望的地步才會對更小的我說出這句話。

卻又在表達「這不是我的錯，是你誤會了」，整個談話下來到今天只記得我說了無數次的「你能不能先讓我把話說完」，到底向她說了什麼則是忘了七八成。每阻止她辯解一次，就多忘了一分自己原本想要說的話，經過了這次的對話我發現了一個與母親溝通的大問題：她不聽人把話講完。

雖然逐漸放棄重新與媽媽建立關係，但我則牢記著這次經驗得到的結論：「要把人家的話聽完」，並且在大多數的時間有意識的去遵照這個原則。我認為透過這個原則能夠表現出更平等、尊重的態度進行對話，這樣的對話應該能開啟更好的關係連結，但在工作中卻發現事實卻不是如此。

2015年9月的時候一個家庭帶了一位心智障礙者來到單位接受服務，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評估發覺他的個性非常的被動、行動也相當遲緩，同時自我意識很強烈，給人的直覺就像是被寵壞了的小孩，他母親的言詞與自陳也加強了我們這樣的想法。為了改變他的行為，一開始採取「施予壓力」的方式重新形塑他的「散漫與被動」，我限制他的行為：禁止他攜帶手機、要求他要參與群體的活動、強迫他要和大家在同一個時間用餐還限制他的飯量等等。同時把這樣做法延展到他的家庭，請求父母一同配合對他的行為規範。他本人在這種四面八方而來的壓力下顯得更加的散漫、更加的不配合，我們的看法從本來的「還沒適應環境」轉變為「不願意配合」，甚至有工作人員已經將他視之為「挑釁」。在這一套方法過程中我體驗到憤怒、灰心與無力感，我認為「對他有利」的改變方法被抵抗、中斷、不領情。

某次我拿著他寫的投訴書請他來一起聊聊，投訴書的內容是教保員不讓他和另一位成員坐在一起。從維持活動秩序以及活動流暢度這個角度來看，拒絕他跑去坐在該名成員的隔壁是一個正確的處理方式，用這樣的邏輯角度向他說明為什麼教保員會做這樣的處理，也希望他能明白自己對別人造成的影響並改變參與活動的態度。我儘可能的開放、鼓勵他表達自己的意見，言詞間除了態度溫暖懇切，也盡力的使自己的聲音語調保持在溫和的層次，期待這樣能更貼近這個人，同時透過觀察與認知，也單方面的認為他能夠明白我在說什麼，我在告訴他「你是錯的，照著我的方式來比較好」。

幾個月後重啟文本書寫，透過重看赫然發現自己的做法跟當初媽媽對我的施為根本是同一種方式。我在權力位置上彰顯自己權力的同時也不斷的拒絕對方權力的彰顯。雖然我鼓勵他把意見表達出來，但是背後的目的不是想要更瞭解這個人，而是希望能夠全然的否決他的想法、使他認知道自己完全是錯的，這是一種全方為壓制的作法。在這個情境下，透過這種「社工一案主」的權力流動模式，我正在完全否定這個人。我以為的看見宿命因而跳出輪迴，再造新的關係其實並沒有發生，或是說自己還沒有真正的找到建立起人性關係的路徑。

二. 分享是一種可能的方法嗎？

這次的關係再現讓我陷入長思，對話肯定是有效的，因為自己就是透過與培元對話慢慢的從極度的疏離走向自我療育。如今我還沒有學習到良好的對話方法，依舊是用著家庭中的模式在發展與服務對象的關係。建立如此的關係不是我的目的，反而是極力想避開的道路，眼前的困境是在沒有進一步有效交流的方法的情況下我只能徘徊在「不建立關係—建立壓迫關係」的窘境之中。什麼樣的方法才有辦法改變這種中斷/不理解的人際連結？過去曾經利用團體的方式向成員揭露自身的資料，也透過個案記錄與談話得知了他們每個人的資訊，即便是如此我也沒有絲毫「在一起」的感覺，連照顧者與被照顧者這種感情都沒有產生，顯然單是獲取資訊是無法建立關係的。

到底缺了什麼？在我思緒中載浮載沈的一直是這個問題。對話肯定是有用的，能改變到今天這一步都是拜它所賜，什麼樣對話方法才能讓我「理解」這群身心障礙者呢？理解忽然成了我的關鍵字，我能與培元開啟對話固然是有一方主動的開口攀談，重要的是彼此的思維在都是在一個能夠大至相互理解對方在說什麼的狀態下進行，而與心智障礙者們卻先天上就有這一層隔閡，我們的思維模式不在同一條線上，面對他們就好像面對外星人一樣無法「溝通」，沒有辦法透過語言明白他們在想什麼，同時也無法用語言將自己的想法傳遞給他們。

到頭來我還是不斷的糾結在資訊傳遞上。理性的範疇裡資訊分為有用

和沒有用兩種，這是工具關係。心智障礙者傳遞的資訊在我的理性思維下太多都是「沒有用」的資訊，一定會被主動的過濾、久之會讓人厭煩並想要保持距離，我猜心智障礙者們在跟我對話的時候也是這種感覺吧。但若無法傳遞想法那還人與人之間還有什麼是可以傳遞的呢？

無意間我發現了一件事。心智障礙者們話也多，小小的作業空間裡常常吵雜的像菜市場一樣，仔細去聽卻發現他們不是在「對話」而是在逗對方笑，即使是最沒有口語能力的自閉症成員也會發出一些怪聲響引起其他人的笑聲反應，也許可以理解成他們在彼此傳遞歡樂與戲謔的情緒。也許這就是目前所缺乏的東西，我傳遞的訊息不太放入情緒，即便是有也是憤怒、焦躁與不耐煩等負面情緒，交朋友用這種方式鐵定是行不通的吧？然而我又沒有辦法像他們一樣可以「無緣無故」的快樂起來。至此，建立關係的新方法大致上已經在腦海中成形了。

人不可能無緣無故快樂，一定是某些事情讓自己感到開心歡喜，藉由傳遞這些事情及情緒使得對方感同身受或是勾起類似的回憶，彼此在這之間達成情感上的交流，也就是「分享」，這也許才是開啟對話的第一步。透過分享引發情緒、在情緒中瞭解與記憶對方的感受、所在意的事情。

我們如何得知是否與對方建立關係？當會在沒有特別目的的情況下在意對方喜好與感受時就是建立起了關係。6年前轉述給培元聽的光頭¹⁵事情：「光頭他在下班後經過龍山寺，就進去幫案主求了一支籤。」培元聽完回說：「他已經進入關係之中。」現在終於能開始有一點理解了。

雖然以前的行塑的生活模式沒有辦法讓我立即的與成員們自然分享感受情緒，不過可以開始有意識的去做這樣的嘗試、並且累積成習慣，也許這才是真正建立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正確方法吧。在此，「透過分享得以建立真正的關係」就成為了我新的假設，也期望在接下來的實踐中能夠得到證實。

¹⁵ 大學同學，目前也在現今社工的體系中痛苦的工作著。

第五章 似乎看見了答案，原來「活著」才有可能是開端

經歷了對話方法的嘗試，前者讓我看見的是以形式上的做為創造出來的尊重樣態，固然能夠在表面上呈現出完整對話的樣子，但是對於實際上要去瞭解、同理、甚至尊重一個人的意志來說並沒有太大的功效。我和那位心智障礙成員的互動可以很直接的看見這樣的結果，依舊站在自己的世界中看著他，然後想把包著自己的那層膜也包到他的身上去。

發現自己做法上的矛盾之後，我試著尋找其他更能夠貼近服務對象的方式，我的目的是想與他們建立起真正的關係，期望自己能夠擁有「不站在外面」的關係，我再次檢討了平日與他們的互動模式，並且觀察他們彼此間自然相處的過程，逐漸的歸納出了一個可行的方向：分享。這一個新的方法要求從分享自己開始，以此與心智障礙者們開啟互動並得到情緒的回饋，也許這樣就能讓我與他們的世界連結在一起。然而才剛要起步就遇到了一個雞生蛋、蛋生雞的困境：我到底有什麼好分享的？

第一節 我還是站在外面進不去

（一）自己所習慣的理性行為模式在相處上帶來的匱乏

過去與世界的連結性低，總是認為自己與周邊格格不入，為了強化自我認同，大多以無喜無悲的「較成熟」的心態建構自我形象，喜怒不形於色因而曾經是我理想中的形象。為了讓自己更安穩的存在於世界上，我有意識的去避免接觸那些可能會引發情緒高低起伏的事物，比如描寫人與人之間感情方面題材的故事、戲劇。同時也刻意追求著平淡卻帶有「意境」的作品，彷彿這些作品能夠高寫的渲染自己，結果常常對這些作品有模糊的、表面的、連自己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的「感覺」。因此在「平庸」的層次上沒有與同儕分享的東西，在「高雅」的層次上又沒有獨特的領悟，最終是什麼也說不出來、搭不上話，更別提「分享」。經歷十多年沒有分享的經驗，忽然要與某一群特定的對象進行有目的分享活動，其中的彘肘無法言喻。

除了習慣和積累，對象的特質也使得在分享時感覺對牛彈琴。在將近一年的相處之中觀察到這群心智障礙者囿於生活經驗的缺乏以及本身思維能力的限制，加上某些人有口語表達的障礙，在簡單的對話上都會有詞不達意、辭彙匱乏與理解偏誤的情況，無法明確的將所欲表達的事情透過語言傳遞給他們，依著語言文字凝結而成的情緒自然就被堵在心裡。這是一種理性思維下的溝通表達方式，也是我習慣且唯一會使用的方式。以往遭所環繞的是同質性相當高的一群人，我們有著類似的家庭背景、成長經驗，讀著相同語法的書籍、接受相似的刺激來源，不知不覺中在文法、用詞、詮釋的概念和方向上保持一致的水平中，無須經過深思或多次確認便能夠了解對話方大致的意思。

在與心智障礙者們對話中做最多的是「澄清」，對我來說當沒有辦法理解(或是詮釋)對方的意思的時候對話是無法進行的，在低口語功能的情況不斷出現的個別單詞、斷句無法組織成完整的敘述語句，就得靠不斷的澄清、一個個的排除不對的意思，耗費相當的時間後才能有機會明白對方想要說什麼。通常耐性會在這段過程磨光，這樣的過程也更像技巧教學而非對話聊天。比如說一位常跑到辦公桌旁找我的服務對象很喜歡與我分享最近幾天做過的事情或是未來幾天及將要去做的事，然而他用口語表達出來卻只有幾個字：「昨天」、「垃圾車阿」、「好多捏」，這三個詞的意思是昨天回家幫媽媽等垃圾車，丟了很多垃圾。這樣的情境是為常態，我得要多次澄清每一個詞句再試著排列組合成為他原本所要表達的意思。

對我來說內在的空乏讓我不知道該與他們分享什麼，對他們來說語言能力的限制使的他們(也許)多采多姿的生活體驗僅能簡化成少數的單詞，而當我試著理解其中的意思時，他們也被我拖著進入理性溝通的困境之中。

(二) 嘗試拋開理性的對話：共同記事本的發想

理性的對話方式塑造了一個情境，即只有在對話雙方「明白」其語言內容的意思下對話才有可能進行，在這個情境下與服務對象們溝通，很容易會令原先的「心情分享」轉為「你到底在說什麼」，這與過去同母親的對話情境有所雷同，在情境中我的「想法與心情」被放置再次要甚至更低的位置。最

後成為造就我失去關心自己的能力並失去對這個世界的興趣。有時候也會擔心用這種方式與他們溝通，是否也會讓他們步入後塵？或是乾脆放棄與我對話。此外我也觀察到了另一個狀況。

在刻板印象中心智障礙者應該是很沒有戒心的一群，他們樂於與任何人分享自己的心情、感受，但是在職場中遇到的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工作滿半年的某一天看到幾個感情比較好的人聊得很開心，其中有一個女孩子是接下來想接觸瞭解的目標，在覺得這個情境是個切入時機的想法下過去與她套近乎時原本笑開懷的臉迅速變得面無表情，因為她發覺我對話的對象只針對她一個人。之後幾次想藉著各種小事詢問她的想法或心情感受，卻都展現出一副準備受到責罵的姿態畏畏縮縮的坐在位置上，一臉沈默。只有當提出來的問題是與客觀現象有關時才會迅速給出回應與答案。我認為他們也一直正遭遇著如同我過去經驗中的問題—沒有人在乎他們在想什麼。

我想改變這種情況。原先腦海中教科書的答案與專家委員的說法都是「需要提供身心障礙者表達的管道」，因此便為他們重新設計了「申訴書」。這份申訴書設計的重點是結構簡單、圖像辨識，就是希望這些心智障礙者們能夠迅速的上手與使用。在實際執行上卻發現，無論申訴書的使用方法對他們是多麼的友善，依然是不會有人會去使用的，因為那是用來表達「問題」的，但是一個對自己、對世界都已經不關心的人，在生活上又有什麼問題好講呢？或著是當他們發現無論試圖表達自己的心聲或願望時都沒有「大人」在乎時，又怎麼會對這種向大人表達的工具產生興趣。在這個前提下，增加所謂「表達意見的管道」是沒有用的！要處理的應該是怎麼樣能夠讓她們把自己展現出來。

這個想法最後也被導入至「分享」的方法之中，透過在別的單位參訪得到的靈感與來自社群網站使用的經驗想到了一種建立「分享平台」的構想。這個平台不再是協助他們「解決問題」的工具，而是讓大家可以互相分享的地方。我想要放一本冊子在我們共同活動的空間內，由我率先以文字、圖畫與塗鴉的方式分享自己每天的心情，並且承諾當服務使用者分享自己時必定會有我的回應。雖然這種回應並不立即，但卻可以提供他們面對「權力者」壓力的緩衝，同時分享的對象也不再單一而是闡大為這個空間的所有人，得到的回饋和不同的可能性也可幾何成長。

單純的分享卻沒有回饋最終也會失去分享的動力，因此必須要有人給予分

享者回饋，這種回饋也必須是帶有著分享自己的性質。回饋可以是認同，受到認同時必定會對自己產生自信；回饋可以是提供新的經驗，閱讀別人的經驗可以對世界有不同的認識，這兩者同時可以重新喚醒人對自己的興趣、對於生活的興趣，也就是重新喚醒人性的關懷。這是當時在發想「共同記事本」時候的想法，事實上在記事本買來開始使用兩星期後就再也沒有人去翻閱塗寫。這個方法的嘗試已經失敗了。

（三）是方法上的失敗還是其實我不想接近他們？

除了給不出什麼東西造成關係連結嘗試的失敗之外，還有另一個狀況是本身就不想接觸某些特定對象。有些人的個性和習性讓我很不想與之接觸，有時在情緒煩躁的時候連站在遠方看他們與人互動相處都會感到厭煩，更別提面對面的交談。

一個 20 多歲的男生，心智狀況介於輕度與中度間的障礙者，他有一定的口語及文字能力。平常的時候看起來熱情、親近人，會主動打招呼、上前聊天、把自己喜歡的事物分享給人聽，乍看之下他就是文宣上的板模障礙者，友善、熱情、單純。在他好心情的時候什麼都願意配合，當情緒開始起伏的時候則會完全變成另一個模樣。去年冬天流感大流行的時候就發生過這樣的狀況：早上他在位置上不斷流著鼻水，為了怕飛沫傳染我們請他把口罩戴上卻遭到抗拒。先是從拒絕到低頭不理，再來是高音頻的「不要戴口罩」，怎麼好言相勸、跟他解釋為什麼要請他戴口罩都沒有用，搞到後來我的情緒也上來，對他說：「不戴口罩的話你到外面去，不然你會傳染給別人。」他依然坐在位置上抵死不從。最後我請教保員協助抓著他的四肢，在不斷的掙扎之下硬是把他抬了出去，而他也就坐在外面椅子上曬了一個早上的太陽。

類似的狀況發生過好多次，有些時候甚至不是在他情緒的當下，可能只是糾正一下工作上的方法、產品的瑕疵，都會引發這種狀況。簡而言之就是不知道他在什麼情況會拗起來，只要拗起來的話就完全無法與他聯繫。讓我難受的有兩件事情，第一件是他使我有種「世界必須照著他圍繞」的感覺，與之相處就得要配合著他的情況。在與不同的人往來互動中常有相互配合的情形，有時候是滿足對方需求解決他的難處、有時候是被說服對方的方法在實際上比較可行，通常在配合對方的時候，心態上總是會有著「交換」或「往來」的概念，下意識地認為在付出而期望得到回報。當發現持續付出卻得不

到回報時就會感覺到被消耗，這時候除非得到其他的回饋否則就不會繼續將自己交換出去，也會離開那個情境。面對他的時候持續不斷的讓我有這種感覺。

第二是他讓我直接面對理性的蒼白無助。上述例子的當下預設的情境是：感冒時戴口罩避免飛沫傳染給其他人是一件對大家有利的事情，沒有人想被傳染感冒，所以當自己感冒咳嗽流鼻水時應該要知道把口罩戴起來，這是個人責任。以他的認知能力來看是可以理解這件事的。然而他用個人的意願去抗拒這個義務，也不願意說明或解釋原因。我的理性思考中他的行為得不到解釋，同樣在理性的作用下我又拒絕將原因詮釋為「這就是智障」，所以得不到解釋又拒絕解釋下產生了負面的情緒，拒絕也逃避對此類情境的接觸，在這個情境中除了運用肢體暴力之外，其他有的方法顯得這麼的無能為力。

當然還可以列舉出更多的理由來闡釋在主觀認知上，我是多麼的不想要接近這個人，事實上就是我討厭他。理性可以協助我分析和合理化為什麼討厭他，卻沒有辦法將我帶入願意接近他的感覺之中。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我清清楚楚的感覺到自己選擇了不和他站在一起，我刻意的閃避他的眼神、敷衍與他的對話，很明白就是不喜歡這個傢伙。但是分享的前提是我能夠願意瞭解他想要抒發的情感與善意，並且也回饋自己的感覺，一來一往之間慢慢的搭起關係的橋樑，慢慢的在乎彼此。但是如果在此之前已經不想要和他在一起的話，這個方法不就是注定失敗的嗎？

第二節 終於找到「在」的感覺，它是多麼的舒服、自在

(一) 方法，打從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

今年 2 月開始書寫文本以來—也許更早從寫自我敘說時—逐漸覺察到我的動能、我的欲求是想要展現自己，想要將心中的情感形塑成具體的物，再把它展示出來。這一兩年裡斷斷續續的嘗試了靜態攝影、烏克蘭麗麗，最近又試著練習繪圖的基本技巧，攝影能夠呈現出個人的視角、烏克蘭麗麗能以音樂舒

展當下的情緒狀態、畫圖則有更多的可能性存在。這些方法的嘗試都只為了一個目的：我能夠用什麼方法建立起真正的關係。

檢討花蓮工作隊的經驗時已經發現自己想透過外力(如攝影)將自己嵌入這個世界中卻不斷產生空虛的循環，是因為這種外嵌式的方法並不能將彼此融為一體，它更像是在斷掉的壓克力板中間放入另一個壓克力板，看起來也許嵌著了實際上卻是斷裂的。在這個認知前提下主動捨去了對「工具」的依賴，是個找出能夠以自己為起點的關係連結方法來建立真正的關係，所以我想到了以「分享」做為建立連結的可能方法，但這個新策略執行起來卻是如此的不可行。再次的重新審視後發覺這種分享的「方法」跟以前那些攝影「方法」是如此的一致，都是在利用不存在於內在、不屬於我的事物將自己嵌入當前的時空裡。這讓我差點絕望，原以為又開始大步邁進時卻發現像是倉鼠在跑圈原地踏步。這一度讓我有種難道自我敘說的過程其實是不斷的自我否定的過程嗎？幸運的是，在思考「分享」這件事的內涵到底是怎麼一回事的時候又看到了一個新的世界。

分享是將「我」展現出去的過程，存在的基礎應該是先要有「我」，關係的主體應該是我與你，但過去的作法一直都是在尋找一個「我」來與你建立關係。與母親對話的記憶裡，和媽媽互動的情況先是分享被中斷了，再來是分享的消失，兩件事情看似關聯、實際上也是有關連，不過卻是兩個階段。前一個階段「我」是存在的，卻在彰顯自身的情況下遭到拒絕「我」在被拒絕的情況下逐漸退縮到消失；後一個階段，也就是分享的消失時，「我」已經消失，或說已經與世界斷了連結，存在於「無能」的空間中。

現在用感受來判斷當前的我，其實也還在無能的狀態裡，因為「我」仍就不存在。心中有物所以想要分享，非是想要分享所以心中有物，在如何與服務對象建立關係的思考中雖然找到了關鍵字卻弄錯了這件事的內涵，所以才又徘徊在矛盾之中，懷疑自己的理解是否錯誤，再次害怕自己離不開這個漩渦。至此，之前在認知上的矛盾得到了統合，不過又出現了兩個問題需要得到解答：一、「我」如何存在？二、「我」如何展現？

(二) 本質與外力，這是個假議題

攝影、烏克蘭麗麗以及最近開始的畫圖練習，這些在先前的理解中我將之視為外力及工具的方法，認為想藉由它們與世界拉近距離是徒勞無功的，然而大千世界百百種，為何那時候腦袋裡冒出來的是它們？即使是受到所處的環境、習性的影響被動的選擇了它們，其中也必然有著吸引我的內涵存在。「興趣是培養出來的」，聽到這句話的當時既相信又存疑，20 多年來找不到一件真正喜歡的興趣這個事實讓我傾向相信這句話的可能性，但心中又不肯放棄「早已存在，等你追尋」的浪漫主義想法，這麼多年來將這句話懸置而不忘。如今也許是該將兩件事整合思考了，也許真的存在天生就喜歡某件事情的可能性，但一般人如我在生活場域和階級背景的影響下對某些「興趣選項」特別的親近，這之中固然有人為的影響，但也不能否認有發自內心、由衷感到喜悅與滿足的感覺。我的心中常存著一個古怪的潔癖，總認為不是早已存在、屬於自己「本質」的都是不好的、是外力、總有一天會消失、不可相信的。受到這潔癖的影響將世界一分為二，屬於我的、不屬於我的，既然是屬於我的那一定很快就能駕輕就熟，如果不能立刻上手那就不是屬於自身的一部分，有意識的努力與持續在這裡沒有存在的空間。

人類透過勞動實現自我，將自己的內涵化作實際的物，在實踐的過程裡他能夠感受到自己的存在。勞動的成果必須要能符合自己的想像、令自己滿意，隨著心智與經驗的成長對美好的定義與要求也日益提高，手藝/技術也必須跟的上內涵，否則在長期無法做出滿意的成品下很容易產生自我懷疑與退縮。人生成長的過程裡，在許多因素的影響下我拒絕大量的練習與積累，不存在著用手藝實現自我的條件，同時也回到在與世界斷裂的情況下不存在「分享」的可能，無法在關係中展現自我，只能不斷地羨慕別人能夠有好的、美的成果作品而不斷否定自己。

兩年前 9 月從前一個工作離職後為了讓自己看起來不這麼的廢，透過關係找了個工地開始打工，其中一項工作是要把整片 300cm x 150cm 的防水毯用美工刀裁切成不同的方形大小。一開始姿勢不對又不會用正確的方法施力，裁切的痕跡歪七扭八的，雖然不至於影響工程進度和成品的效果但心裡就是很彆扭，隨後在前輩提醒之下學會了一些「眉角」，特別是施力的方式。要切直線首先要學會穩定的施力，大肌肉的穩定度好、小肌肉的靈活度較高，

運用手臂大肌肉、肩關節、甚至是以半身的力量才能夠穩定的裁切出直線，身為一個坐在椅子上的時間比站著的時間還要長的人幾乎沒有什麼運用大肌肉的機會與經驗，在工地裡實踐起前輩教學的方法。那是個奇怪的感覺，為了穩定刀片手腕必須出力固定卻又不能施力過渡，過去提筆寫字、移動滑鼠運用的都是手腕的力量，很難去掌握運力的界線。以前都是透過反射動作或是無意識的習慣操作大肌肉，對於運用起大肌肉的感覺非常陌生，常常是似乎已在出力但又不太確定力量是否集中在想出力的部位。運用大肌肉穩定裁切的動作就像是肩膀裝了鋼條一般用半身扯著若有似無的手臂，相較之下手腕用起來比較有「掌控」的感覺。

最近心血來潮學習繪畫，網路上建議從基礎的線條練習開始，在畫橫線時忽然身體用了之前裁防水毯的出力方法順利的拉出一條筆直的橫線，這條線讓我滿意極了！欲在一樣畫葫蘆時卻又沒有進入剛才那個狀態，線又開始扭來扭去。接下來在畫線的時候心理想的就不只是把線畫直一個目標而已，我想再次感受「拉直線」的感覺，我開始有意識的在控制右手各部位，試著在不同的地方出力、感受其中的差異並且找尋那個能夠拉出一條直線的感覺，睽違已久的「專注」再次的出現了(最近一次還是國小3年級期末考的時候)。相比起在花蓮工作隊時強將自己套上相機與腳架，依照給自己的計畫進到部落裡拍街景的那種強烈排拒感，全心全意的投入在單純的拉線過程，此時能夠感覺自己、感覺活著、感覺存在，此時我才感覺到滿足。至此，兩個問題都得到了解答。在專注於拉線的時候我已存在，在拉線的過程中我展現了自我。這既是本質，也是外在於我的存在，在實踐中兩者融合在一塊。

(三) 因為存在，所以才有關係

為了解答長期困惑於心的問題、也為了做好社會工作，我一直在追尋著真正的關係，在想像中真正的關係是能夠使自己認同、有歸屬並且能在其中獲得滿足與安心的感覺。曾經在不同的群體中投注了心力，也曾經得到了想要的一切，卻在某個關係環節斷裂之後從此退出那個團體。也曾透過社會議題的討論與批判，在網路社群的同溫層裡找到了滿足與安全，但即使在那段時間裡也常因發現自己的孤獨疏離而感到極度恐慌。

102年關廠工人要在當年的勞委會門口絕食抗議的時候我也參與了，誰知才在取得客運車票的那一刻起心理就開始掙扎到底去或不去，才坐上北上的車子就在思考回來的時間，什麼抗爭活動、什麼社會參與通通都被孤獨的疏離給拋到腦後。諸如此類的事情，在同志遊行時出現過、反核遊行出現過、反美麗灣事件出現過，也在運動會、系露等等群聚的場合裡出現。我並沒有得到文宣或影片旁白所言，因為共同關心某件事所有人都連結在一起的感覺，反而在人群之中更體會到自己是「一個人」。

這樣的「一個人」是孤單、無助，不明白自己該做什麼的樣子，這樣的一個人是找不到自己的定位，而想要在現場尋找位置的一個人，是一個空虛的一個人。我在工作現場面對這群心智障礙者，對於社工這個角色我沒有認同，一般意義上社工的工作在我看來就只是行政瑣事，只是把勞動部所規劃好的方案進行細節的操作，只要是明白科層體制的人就能做的事情。但是對於這個角色以外的東西我卻又不了解，透過理性我拒絕了一般社工的角色，但是找不到理想社工的定位。我站在懸崖邊，往後一步是安全的大地、也是向「平庸」的投降，往前一步是一片黑暗的深淵、我甚至不知道裡頭有什麼，矛盾的站在邊界擺晃，這就是我的「一個人」的感覺。

幸運的是經過幾年下來的尋尋覓覓，終於在畫圖中找到了專注投入的感覺，我能夠存在畫圖當下，在每一筆線條中獲得充實的滿足與懊惱，不再被「現在該做什麼事」帶來的空虛焦慮所追趕。過去一直在考慮該投降還是該前進，但這只是被某種力量驅使覺得自己要進行站位的選擇，因為著急、害怕自己在錯誤的那邊，這些急迫與恐懼佔據了我的全部，使我不能簡單的去感受活著是什麼樣的感覺。活著就是專注與投入，用心感受自己在世界的施為與回饋，畫線中的每一筆畫，我漸漸的發現了這些事情，也就在這個時候感覺到「我人終於在這裡了」。

所謂分享到底是在分享什麼呢？就是活著的時候所感覺、思考的事情，將這些實踐的喜怒哀樂傳遞給他人，分享就在這之中實現，關係也才在過程中建立。

第六章 暫時的結束

這份文本的第四章、第五章是原先口試時的第三、四章，口試後我只在標題的部分重新編輯，內容則是選擇保留大部分，所以看到後面會覺得這份論文給人感覺格格不入，這也是那時考試的時候我的狀態。做為記錄，這兩章我沒有做太多的改動，因為我的敘說還會持續的進行，保留這個軌跡能夠讓我重看之前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第三章的部分有簡單的提到口試的情況，其實口委們不太認同原先的文本能夠稱的上是敘說的文本，所以他們出了一份作業押著我重新去認識什麼叫做敘說，這份作業也成了這份文本的第三章。現在我很感謝兩位老師給了這份作業，除了在訪談中感受到與媽媽有新的關係的可能之外，在繳交作業的前一刻發現了一件至關重要的事情：我需要能夠同理自己。這是在這幾年的書寫中最重要突破，儘管不熟練，卻也是種層次上的成長。

第六章我想用一點點篇幅將我對於敘說方法的認識與改變寫下來，字數也許不多、也許可能在方法論上就是錯的，不過這就是一個軌跡。

(一) 敘說也許是回憶的整理

我的書寫最開始是把腦袋中的回憶勾出來化為文字，在這個過程中回憶與解讀是同時進行的。我寫家庭，寫的是怎麼在媽媽的影響下生活，那是小時候的回憶與感覺與現在保持了好一段距離，有時候會寫到生氣但是大部分的時候還是種平鋪直敘的記錄。

我習慣依照時間軸整理事件，對我來說事情就是這樣一件一件的順著時間點發生，有先後次序、也只是先後次序，因為它們都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我要做的便是盡量如實的將它們記錄下來，排列因果關係。因果是我理解這個世界的方式，因為發生了什麼事情所以有了這樣的結果，人類就是這樣子運轉的。原因很重要，只有找到源頭才能真正的理解一件事情的發生，這就是我會用記錄、時間排列做第一步書寫的原因。

所以無論是在最早的文本、或是口試前的文本，內容的架構都是家庭的回憶：從小學到高中→大學的經驗→研究所的生活→香港行→牛根草→花蓮工作隊→現在的工作。從我的感覺來看，回憶家庭到花蓮工作隊這些部分都能記錄的很順暢，它們已經發生過了一段時間，能夠留在我的腦海中的基本上已經是被詮釋篩選後的理解，也是我對當前世界認知的基底，記錄起來並無障礙。但是到了書寫現在的工作的時候，有許多事正在發生的事情，還沒能有一個結束得以總結，所以在書寫上變得有些的慌亂，但還是盡可能的記錄與整理。

書寫對我來說就是個記錄的方式。

（二）敘說也許是事件意義的再理解

腦袋裡的回憶就已經是詮釋過後的東西了，所以我會有看法、看感覺。實習經驗的書寫中，對於在機構工作 9 個小時卻只算 8 個小時的時數這件事情，起初我是將它理解成剝削的。這種理解構築了對於大環境的詮釋：我所存在的就是這麼一個剝削個體的環境，也帶來了情緒和不滿。但是在培元的口中出現了另一種理解的方式，世界固然是個剝削的環境，我在其中也不是個無辜的角色，剝削之所以成立有部分原因是人彼此不把對方當人看待，正當我以為自己是個被剝削的無辜者的同時，我也正用著非人的眼光在看待每天在這裡接觸的人。

這種在相同事件、但用不同的視角、而產生不同的詮釋，是我學到的重要方法，基本上口試前的文本通篇就停留在這個方法的運用上。蒐集整理完了回憶之後，我就試著對這些已經發生過的事情進行第二次甚至是第三次的詮釋，想從書寫中看到不同的端倪，尋找能獲得更多解釋的可能。

再理解不是單純的第二個解釋或是第三個解釋，它能夠帶來意義上的反轉。透過培元提供的視角我發現自己再也不無辜，他提供了一個新的路徑讓我去理解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所以才能有後來看到學姐的信件後，發現自己需要回到想改變的環境中努力的覺知。同時它也帶來對於過去已經發生過的歷史的重探，過去的歷史構築了現在感覺無能的自己，但在看見了自己的參與之後原來無能的歷史就消失了，轉變為自己參與在其中使自己無能的歷史。

這樣的反轉反而讓我在同樣的歷程裡看見自己的力量，成為了後續一系列改變的開端。

這是我對於再理解的體驗與感受，同時也期望著能夠依靠自己的力量再翻轉一次過去的歷史。然而再理解需要不同的視角與經驗，自己長時間處在學校的環境中，感覺到在校園裡面的同質性太高，無法取得更多的經驗，反而是離開校園兩個月到機構裡實習卻能帶來這樣的轉變，所以才離開了校園，試著在不同的刺激下使自己看到不同的東西。這也是為什麼會到香港、花蓮以及未畢業先工作的原因。

但是這樣的行動有成功嗎？我沈溺在不斷的再理解過程中卻沒有辦法像當初培元給的那個視角之後有了層次上的翻轉，停留在看到第二種、第三種解釋的層次，也許我認識到的再理解對於敘說來說還缺少了什麼。

（三）敘說也許是對自己的同理

口試時幾乎被口委用口水糊了一臉，回家重看口試記錄，成老師說了至少在方法上，深度同理是一個實用的方法。那時對這句話沒有太大的感受，因為整個人在口試的過程中已經被打得暈頭轉向了。

之後，為了完成口委的作業我還是每週跟怡世老師與培元約時間討論。培元一直提醒我「你媽的故事跟你有什麼關係？」，這個提醒和口試現場口委的疑問幾乎一致：「這些故事跟你有什麼關係？」當時我完全不能明白這個提問，明明就是曾經經歷過的事情為什麼跟我沒關係呢？明明就是我媽的故事，為什麼會跟我沒關係？幾次下來培元見我不懂，只好又提示得更多：「你寫你媽的故事跟寫路人甲的故事有什麼分別嗎？」其實這時候我仍然有點懵懂，分別不就是一個是我媽一個是路人嗎？

關係是什麼，關係是意義。我與他人產生關係，並不單純指涉我與他有互動。每天買早餐時我都跟店員有互動，但是我和店員沒有關係，直到有一天我開始覺得這個店員很有趣，跟這個店員買東西的時候他都會多聊天和多送我一些東西的時候，我和他才算有了關係，我們之間的互動才有意義。所以老師們與培元的提問也可以這麼問：「這些故事到底對你有什麼意義」。

這些是我誤讀¹⁶了培元的論文後產生的瞭解。這麼多的回憶，我為什麼這時候偏偏是寫了這些出來，在寫這些東西的時候我到底想要說什麼？在自我敘說當中，老師說的，深度同理的對象應該就是我自己。為什麼會一直寫到和媽媽的衝突，又為什麼會想要與她和解。靈光一閃下感覺自己讀到了在書寫這些內容時候的我，讀到了嘗試用一些小動作重建關係的我，那些這麼多的我用行動、用表達不斷訴說著和解與重建關係的想望，在那一刻我似乎看到了，原來想我和解的對象不只是媽媽，而是透過與媽媽的和解修復過去自己不能與世界產生關係的那種斷裂。

這樣的過程讓我再次體驗到層次的轉變，如當時培元給我的視角一般，發現眼前又出現一條開闊的道路。我像是透過文字看見當時在書寫的我，去讀他真正想說的是什麼。也許這就是一種敘說的過程。

（四）所以自我敘說到底是什麼？

我一直認為自我敘說是一種研究方法，研究的對象是自己、研究的目的是不斷澄清自己的謬誤與偏見，透過對過去記憶的理解與再理解，窮舉出更多可能的理解，終究會有一條是自己真正追求的道路。然而透過先行者們的指正，自我敘說不只是這樣，自我敘說至少是（一）+（二）+（三）。

從最基本的記錄開始，這裡已經有了最早對事件的詮釋，留在腦袋中的已經是在記憶作用下的故事。將這些故事記錄下來之後就能夠進入到第二層，重新去看這些故事是不是能夠用不同的方式解讀。一個醜小鴨的故事，可以有許多意義，從小時候的人定勝天到長大後帶著諷刺意味的血統論，不同的切入點會對故事有不同的分析與理解，也許這個時候能夠檢視自己對於理論的學習與理解的成果，也能夠比較不同知識框架之間對於同一件事情是如何呈現出不同的結果。重要的是在不同詮釋的轉換中帶給我最重要的是對自己的世界的新認識。

我一直很喜歡提「實習經驗的書寫」，是因為這次的書寫帶來的就是我對世界的認識的改變，是對現在、對未來的全新認知，更是回到過去改變了自

¹⁶ 跟培元分享這個經驗後，他不覺得這是誤讀，反而他覺得我這時候才真正的學會如何去閱讀。

己的歷史。也就是如此，我一度以為這就是自我敘說。

但是兩位口委看了文本之後都說了，在故事中他們看不見我。雖然到現在還不能完全明白這是什麼意思，不過我稍微能夠比較具體的說明在第三個層次裡，在文本中看見自己是什麼意思了。可以這麼說，在觀看文本的時候，除了文字字面上呈現的內容之外，還要試著看見在那個時空中書寫著這些文字的那個我為什麼要寫下這些東西。這是我對口委提到的「深度同理」的認識。故事對自己有意義，不只是對事件的解讀，更是去同理書寫下這些文字的自己，找出為什麼要寫下這些故事的原因，找出故事對自己的意義。

這就是目前我所認識到的自我敘說。

(五) 我為什麼要寫自我敘說

之前，我進行自我敘說的書寫的目的是希望能看到更多的東西，希望透過書寫的過程獲得更多的理論視角，也就是能夠以更多元的眼光觀看這個世界。這會讓我看起來比別人更有學識，在這個狀態下能夠擁有更多的優越感滿足自己。

現在寫自我敘說，看見了對自己的同理，書寫不在只是為了激盪出更多解釋視框，它多了一層含意，即深刻的了解自己。我的問題在於孤單、長期與世界僅有薄弱的連結，透過書寫也許能夠讓自己更看清楚為什麼會感覺孤單，這種孤單來自何方又該如何填補？書寫是對問題的追尋以及作答，在自我敘說中「問題陳述」與「解答」是同步進行的，當我清楚地看見了問題的同時也就能明白地知道答案是什麼。

對我來說自我敘說是一種工具，透過書寫來療癒自己的工具、透過書寫來明白自己的工具。我認為書寫的最終目的還是要回到自己的身上，要能夠解答自己最深的疑惑，現在這個我的疑惑就是「明明想要和大家在一起卻與世界格格不入」，透過書寫看見了一部份原因可能是在與媽媽的關係中把一部份的自己留在了過去的哀求之中，與此同時也真正明白了自己想要與媽媽和解的原因除了情感，更是只有和解才能夠解放那一部份的自己。

我為什麼要寫自我敘說？其實就是想要救自己。

參考文獻

- 石元康(1992)。多神主義的困境：現代世界中安身立命的問題。當代，70：16-31。
- 施奕如譯(2013)。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台北：玉山社。
- 莫九譯(2014)。小王子【70週年精裝紀念版】。台北：漫遊者文化。
- 黃克先譯(2009)。泰利的街角。台北：群學。
- 楊照、馬家輝、胡洪俠(2012)。忽然，懂了：對照記@1963II。台北：遠流。
- 蔡敏玲、余曉雯譯(2003)。敘說探究：質性研究中的經驗與故事。
- 蕭阿琴(2000)。回歸現實：台灣1970年代的戰後世代與文化政治變遷。台北：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 戴瑜慧、卓珊主編(2011)。製造流浪：居無定所的台北寄居蟹。台北：當代漂泊。